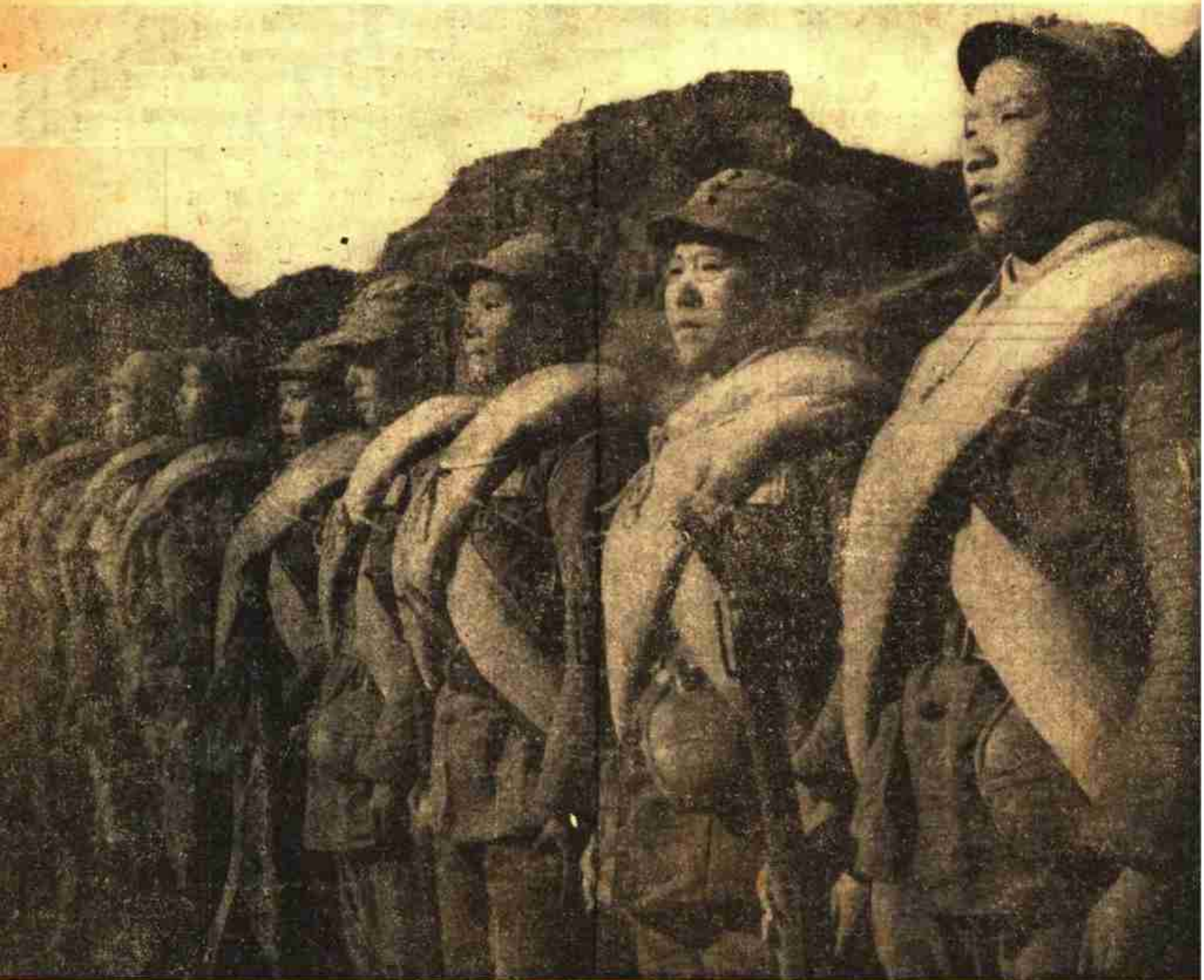
上海婦女

第三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上海婦女三卷四期目錄

徬徨中的上海青年……姜平（三）
暑假工作建議……敏明（五）
通俗經濟講話 上海外匯緊縮的原因與意義……樊英（七）
半月漫談 做一個脚踏實地的孤島婦女……萬里（九）
外匯緊縮的餘波……蕾子（九）
集體討論 家庭婦女座談會……逸霄紀（一〇）
農夫曲的集體批評……朱采琴紀（一二）
時事座談 (一)中國金融的舉措(二)通緝汪精衛(三)鼓浪嶼與天津……張鋼（一四）
特寫 虹口車站去來……羽林（一六）
女工教師的生活……閏雲（一八）
蔡金花……珠紅（一九）
讀者園地 一年來的教學經驗……陳景蕙（二二）
傻子……南屏女中 陳仁慧（八）
宴貴客之前(獨幕劇)……復旦大學 瑜（二四）
中國婦女抗戰史料 宜昌的婦女訓練團……冰瑩（二七）
潮汕的婦女別動隊……治之（二九）
法律信箱 可否繼承妻的財產？ 可以告他通姦罪嗎？……韓學章答（三一）
編後語……編者（一三）
封面插圖(廣西的女兵)……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一二號 電話三九四〇九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定價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訂購辦法	冊數	定價連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爲限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徬徨中的上海青年

姜平

(一)特殊的氣氛在上海

上海現在一切都是特殊的：

貪鄙者卑汚者懷着某種野心，躍躍欲試；行尸走肉者，天天像遊魂似的，從河南到河北，河北到河南。

政客專在找尋隙縫，造謠生事，搖惑人心，以冀得遂私慾；大腹賈專在計算着借國難發財。

怯弱者惶惶不可終日。

有些人抱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主義，在渡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有一部分青年，也是如此。

有些人懷着一顆熱的心，鎮日在彷徨着，尤其是青年。

也有不少人，挺起了胸膛，不屈不撓的負起了自己應負的責任，與惡勢力鬥爭着。

(二)因此就發生了許多問題

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之中，各種人物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放射出自己的視線，於是就有各種不同的見解：

教育家說：「在上海眞是只能實行讀書救國了！」

家長反正是不管這些事的，隨聲附和的說：「你先生說得再對也沒有。」

商店的老闆，銀行的行長，工廠的廠主也異口同聲的說：「在這年頭兒，還是安分守己吧！」

學生們心裏可是這麼想法：「不到內地去，心裏已經有些熱辣辣，天天 x+y，隨班上課，按時吃飯，按時睡覺，大時代的浪潮，一些衝不到自己的身上，眞是離現實太遠了。「學未成就國先亡」，一想到這點，再也按不下心來好好的讀書。即使限於環境不能直接報國，至少大家要放出良心來廓清廓清各人的腦子，有機會就間接的做些有利於國家的事，這總不能說是不應該吧！」

於是去請求學校當局：「先生，請求你實行教育部規定的戰時教育吧！」

教育家聽了就跳起來說：「什麽話，這是什麽時候！」

學生退下來想：「這或者是自己的不是，實行戰時教育是要花錢的，怎麽自己不加深思就冒昧的說了出來呢！」

於是低頭想了半天，紅了臉訥訥的又對教育家說：「那末我們自己來組織個同學會吧，由先生來領導，同學有什麽問題，請先生解答好不好？」心裏想：「這總可以得到允准了，因爲這樣做，學校裏一個銅板都不必花。」

那知教育家咆哮起來說：「呀，呀，你們這種人有背景呀，你們想宣傳某種主義呀！呀呀！老實對你們說，這樣，學校對你們的懲罰是開除，一面寫信給你們家長，叫他們嚴加管束你們！」

學生低了頭，擒了滿眼熱淚，比以前更是彷徨了。

商店裏的學徒竊竊私議：「安分守己，安分守己，這些東西總不該買吧！」大家對新批進的一批貨色感到了懷疑。

職員的代表去見老闆，請求他不要再替別人推銷貨品。老闆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們愛國嗎？我比你們還愛國，可是愛了國，飯能夠不吃嗎？」

幾個工廠，在專用某方的原料製造出品，橫豎只要在商標上寫明「眞正國貨」好了。

某些銀行，某些錢號，專在外匯裏滾來滾去，把外匯送給人家，從中拿那麽一些些利益。

在這樣紊亂的情況下，於是陰謀鬼計，雜然並陳。

貪鄙者心想：「這是可乘的機會來了。」

行尸走肉者們聽見了，連聲稱是，不過又加上了幾句：「那班年青傢伙，除了愛國，別的話是都聽不進的，我們應當要先用愛國的話去煽動他們！」

「好，好，相機行事！」貪鄙者很開心，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法子。

行尸走肉者又去告訴政客：「趕快相機行事！」於是有人來對學生們說了：「呀，這個時候，眞苦悶呀，你爲何不參加某個革命團體！爲國家做一番事呢！」

學生眞當那說話的人是好人，歡快地說：「呀呀，想不到你你也是一個愛國者，你告訴我吧，什麼團體！」

「那某××是很好的呀！」

「你告訴我詳細情形吧，只要對國家有利，我都願意參加。」

那人又說上一套，這麼好，那麼好，說到末了，還說：「這你可要守祕密呀！」聽的人心裏卜卜的跳，心想：「他叫我守祕密，一定是不錯的團體。」於是有一部分學生就不經考慮的入了圈套。有些雖想考慮一下，但是叫他去問誰呢？問教育家嗎？問家長嗎？去問同學吧，可是許多同學都像他一樣！

這種人的活動，現在已伸展到了工廠，商店，錢號，銀行裏面，拿他們僞笑的臉去誘惑爲正義而苦悶着的愛國份子。

（三）貢獻一點意見：

我覺得處在上海的每一個人，該有兩點基本的認識：

1.在上海比在內地做人難，在內地到處瀰漫着抗戰氣氛，而上海到處瀰漫着惡劣腐朽的氣息。那就是說要做一個無愧職責的中國人，在內地容易，因爲環境好，在上海難，因爲環境壞。沒有十二萬分的堅貞的心，就可能被惡劣的空氣所薰染，對自己的一言一動，都要負絕大的責任，時時刻刻檢查有沒有直接間接的危害了國家。

2.上海人必須互助。因爲上海是個通都大邑，文化經濟在民族整體中都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貪鄙者，行尸走肉者，政客們都看中了上海，不是居心叵測的，就該大家團結起來共禦一切惡勢力的進攻。

在這裏對於處於領導青年地位者進一言：

在上海辦教育是不容易的，因爲威迫利誘之處太多，但至低限度須做到不違背國策，爲國家保守元氣，要不就等於代別人辦教育了，說到對於學生的態度，該處處相信學生，因爲學生是自己教育出來的。該處處用客觀的態度與學生討論一切問題，該積極領導學生，自然技巧必須注意，因爲辦教育的是國家的精神匠師，這些責任是無法不負的。假如學生入了奸人的圈套，那無論如何也不能卸去自己的罪惡。若是從辦學者的實利着眼，奸人的魔掌伸進了學校，對學校本身該是夠危險的。

做家長的，雖然不該太不信任學校，但是也不該太信任學校，尤其在上海，因爲上海的教育劇急的在商業化。平時對於子女決不能再取聲色俱厲的態度，使子女與自己不親近，有什麼總對自己隱瞞，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種態度的欠妥，不是有許多青年因家庭過分固執，但自己報國心切，而留書出亡，受到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嗎？所以做家長的對子女的教育，客觀的態度是不可少的，與子女作客觀的討論，必需時發表自己的意見供子女採納。

對於一班商人，好的，希望能繼續堅持下去，無意犯了錯誤的，希望能作理智的糾正。在這國難時期，不虞凍餒，已覺得愧對前線的將士，流離的同胞，再能不問敵友，借機會發國難財嗎？希望一班商界人士能撫心一問。同時從商人本身利益說，這樣也無異於自掘墳墓，殷鑒不遠，只要看看猶太人，捷克人好了。

說到青年本身，一個人是不能沒有熱情，也是不能沒有信仰的。在這時候青年們把自己的熱情寄託在國家身上，把自己的信念寄託在建立新中國身上，而無論如何是不可加以非議的。

組織是力量，一個現代人是該參加到合於自己理想的組織中去的，但是組織是很多的，自己該加以辨別的，有許多組織用强詞奪理的理論惑人，假使自己沒有一定的主見，那是容易走錯路的。這一

暑期工作建議

敏明

本來在這個非常的大時代裏，每一個青年都應該善用他的時間，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應輕輕地把它放過，要盡可能地使每一分的時間都耗費在有意義的工作上面。工作既不應分什麼時刻，更不應分什麼春夏了。不過事實上，有許多人的生活是隨着季節的交替而會有改變的，譬如：學校裏的女學生，女教員，以及有些職業界的婦女，炎熱的夏季一到，她們照例是要放暑假的。在暑假中，她們不用再做那平時刻板的工作，她們可以隨着自己的興趣去盡量地從事自己喜歡做的工作。不過時在今日，我們不應該將大好的光陰消磨在無益的消遣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應該與抗戰配合起來，會集我們各人的精力，促使最後勝利早日達到目的。爲了這個原故，在這裏特建議幾項暑期的工作，以供大家的參考和討論。

▲我們還是要讀書

有些人一定會說，讀書已讀得膩死了，在學校的時候要讀書，爲什麼放了暑假還要讀書呢？其實，我們不但在學校裏的時候要讀書，暑假中要讀書，只要一天生存在世界上做人，就要讀一天的書，這是前人留給我們寶貴經驗的記載，是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不讀書就是自己放棄權利。每一個眞正脚踏實地工作的人都不肯放棄讀書的工作。只有不斷地充實自己，才能對於各種問題有準確的認識，我們才能有充份的理論基礎。我們固然是要以工作來充實我們的理論，同時我們也需要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在暑假的時候還是要讀書，不過是改變一種形式，改變一種內容罷了。我們可以不用搖鈴上課，我們還是可以自己閱讀，或團體討論。關於讀書的方法和讀書的內容，本刊前幾期裏已屢有專文論及，在這裏勿需重複了。

▲走到家庭裏去

「走到家庭裏去！」這個口號一提出來，一定有人要大駡「開倒車」。不過提出這個口號是有原因的。在目前的婦女羣中，學生，職業婦女，女工到底還是佔少數，佔最多數的還是家庭婦女。我們不否認家庭婦女中有許多是很優秀的份子，但是大多數的家庭婦女，落後得實在叫我們頭痛。她們的愚昧，自私，不合作，有時簡直達到了我們不能想像的程度。她們在生活方面的墮落，實在會叫我們很痛心，在鐵蹄已踏碎了千千萬萬人的家鄉的此刻，竟會有許許多多的婦女，寧願不喫飯，把錢省下來去打花會。她們憧憬着今天能贏幾毛，明天能贏幾塊，她們就沒有想到許許多多的幾毛幾分做了狄人屠殺我們同胞的利器。打牌，跳舞，買仇貨，浪費金錢，浪費時間，就是許許多多家庭婦女的日常

定的主見怎麼能養成呢？那就是靠自己的探求，對各種理論先分析研究一下，然後自己來選定。一個人的見解有限，能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或朋友相互探討更好，假如這一項準備工作不做，那眞有這樣的危險，就是把奸人的團體，當作好的團體而參加。

同時有些青年覺得不參加一個組織，就沒有事可做，這也是不對的，在政府負責人的談話中，在好的書籍雜誌中，常有工作的指示，爲什麼我們就不能糾合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些工作呢？最低限度的節約救難，獻金等工作，不是都該做嗎？自己的進修，不是也可由幾個朋友的結合討論而能做到嗎？

在參加一個組織的時候，有三點是必須注意：應該攷量這個團體是否只是爲某幾個私人造地位，應該攷量這團體的經費來源，並且要澈底明瞭經費的支出狀況，假如有收買參與分子的事實，就說得再好聽些，也是靠不住的。第三點攷量這組織的主張，是否合於時代潮流，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難做到的一點，因爲上面兩點的不妥，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得出來，這一點沒有理論的基礎就難加以辨別的。有些組織高唱什麼什麼，但仔細分析一下，原來只是有害的高調，有些組織自認爲穩妥，實際是在開倒車。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走呢？充實自己，使自己對於一切有明確的認識，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功課。她們阻礙了婦女運動，她們傷害了民族的元氣，削弱了抗戰的力量。要眞正地爲婦女工作和增加抗戰的力量，我們決不能放棄這個廣大的婦女羣。我們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堅毅地以十二分的耐心走到家庭裏去，把她們拉到自覺的路上，走到抗戰的隊伍裏來。

對家庭婦女工作，第一要引起她們的興趣。她們的興趣是不大容易引起的。所以一遇到狄人的侵略與她們切身利害相關的事，我們不可把它輕輕地放過，而要以簡單明白的話語，從容地向她們解釋。讓她們明白狄人的侵略，不只是向我們的中央政府進攻，與中國軍隊戰鬥，就是我們隱藏在深閨裏的婦女，也會受到他們侵略的影響。譬如，最近的銅元問題，每一個家庭婦女都因爲銅元的缺乏而感到不便，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狄人收買，漢奸圖利的事實，告訴她們。這一類現實的材料，只要我們留心，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現，就是這些瑣碎的事實才會引起她們的興趣。

單是引起她們的興趣還是不夠的。她們的興趣雖然會一度被引起，但是事情過後，她們還是「我行我素」，買仇貨的照樣買仇貨，打花會的照樣打花會。所以在第一步引起她們興趣的工作做得有相當成績時，我們就要把她們組織起來，家庭婦女的組織，在起初人數一定是很少的，可是只要我們有許多人分頭去從事組家庭婦女的工作，我們就可以成立很多的小單位。組織就緒後，這些小單位彼此間還可以有一個聯繫，各團體的主要工作，如果可能，最好由聯席會議決定，如提倡國貨，縫衣救難，義賣……等，然後由各單位分頭去進行，不過有些工作，仍可由各單位自由決定和進行。

不過，家庭婦女的組織裏有兩件事需注意的：（一）同一個家庭組織單位的會員必需住得很近，開會容易，工作也容易。若是要她們三天兩天乘半個鐘頭的電車或共公汽車去參加這個組織，或許在最初她們一時高興地參加了，不過日子一久，她們就會因爲麻煩而減掉了興趣。（二）在一個時期裏，有一件經常的工作抓住她們的興趣。她們不像學生和工人那樣習慣於團體的生活，若是沒有一件經常的工作抓住她們的興趣，她們會很容易鬆弛下來。所以家庭婦女的組織裏，應該有經常地有歌詠，縫紉……等工作。在每一次或二次的集會中，抽出十分鐘或二十分鐘，請人作有意義的演講或報告，使她們漸漸地對於各問題有清楚的認識，漸漸地使這組織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組織家庭婦女是很困難很遲緩的事，牠需要許多人分頭去幹，耐心地幹，技巧地幹。這是暑假期間回家去歇夏的女學生，女教員，以及職業婦女等很適當的工作。

▲去體驗眞實的人生

放下了學校裏的課本，離開了悶人的辦公室，我們應該找一個機會去體驗一下眞實的人生。在都市如上海的人可以到工廠裏去，到貧民窟裏去，到工人住宅區裏去，到難民收容所去；在內地的同學和職業婦女可以到左近的農村裏去，到被轟炸的災區裏去。只有在這些地方，我們才看得見社會癥結之所在，只有在這些地方，我們才看得見狄人的凶狠和殘暴。我們要去與全國的大衆共同地生活，共同地體驗，同時我們更要將我們平時所學習的與眞實的人生配合起來，盡量地幫助她們，改善她們的生活和解決她們的問題。而這些工作已有很多人在進行了，如識字班，戲劇團，服務團等，在這裏不再贅述。我們只要依照着我們的環境，盡我們的所能，好好地利用這兩個多月的暑假時間，爲我們受難的同胞做一點事，自己多受一點眞正的教育。

南屏女中的演講比賽　文

「宣傳，是民衆動員中相當重要的工作。而口頭宣傳，更比文字宣傳要普遍，廣泛，深入，容易收效得多。所以講演會的舉行，是非常必需的。我希望貴校的優勝講員，都眞能切切實實的負担起宣傳的責任來！」這是南屏女中舉行學期演說競賽時一位評判先生說的話。

筆者也爲了看重這個演講會，特意負着病趕了去聽。十位演講員，上自高中一，下至初中一的小妹妹，都是初選出來的健將，這次算是複賽，從容不迫的上臺。論技巧，她們個個講國語，個個講得頭頭是道，有聲有色；論材料，雖然有幾位是從書上找來的，但大多數却是發表自己的意見，用自己的講稿。現在把最好的三名，探錄於下：

（一）陳仁慧講的是「中國能從次殖民地的火坑裏跳出來嗎？」

（二）張　珊講的是「此時此地誰要和平？」

（三）華志文講的是「怎樣做個孤島上的好青年？」

該校是上海許多女子中學的後起之秀，也可說是學校中之客軍。因爲該校的大部分師生，都是從聞名兩浙歷史上悠久的「杭州女中」來的。雖然是私立的，但有一位熱心的太太捐了雄厚的款子，她們起初雖然是租借校舍的，現在却已有了堂皇的校舍，矗立在康腦脫路的膠州路口了。

通俗經濟講話（一）

上海外匯暗市緊縮的原因與意義

樊英

從本期開始，我們添設了通俗經濟講話這一欄，特聘樊英女士爲講師。樊女士是在蘇聯的大學裏專們研究經濟學的。我們懇請她把隨時發生的有關經濟學的各種問題，用極通俗淺顯的筆調，撰成文字，逐期在本刊發表。這，無疑的，對於一般留心時事與經濟問題的姊妹們，是有極大的裨益的。同時，讀者對於這類隨時發生的事情，如有疑問，可以投函詢問。我們當請樊英先生詳爲解答。——編者。

一　爲何外滙要緊縮

近兩星期來，市場上各種物價竟驟然騰貴。各報大幅廣告不是某某廠出品的加價啟事，便是某某牌商品漲價的聲明。金樓銀號的金子掛牌也由每條（十兩）二千元漲至二千七百餘元。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外滙緊縮的反應。

在六月七號以前，每元法幣在暗市場上可換得八便士二五英幣，而現在每元法幣只能換得六便士了。且有時還不能完全兌換。因此，洋貨拚命的加價，從此就會有人懷疑：「法幣不值錢了。」一班奸商也就大批屯積必需品，如糧食之類。且同時提高物價，以致造成今日的混亂市場。

有些似非懂的消極份子，也就幻想出了不少謠謬僞說：「什麼通貨膨脹呀，法幣貶價呀，外匯基金枯竭呀。」除了有意幫奸人造謠以擾亂人心外，我們必須平心靜氣地來研究一下這次因外匯緊縮所引起物價高漲的眞實原因。

這次外匯緊縮很簡單的唯一的原因是由於政府從六月七日停止供給一切不合理的外匯。外商銀號因得不到外匯來源，外匯籌碼缺乏，外匯價格也就突飛猛漲。

我們且再分析一下，政府停止供給外匯的原因和政府這一處置的意義。

稍稍有些貨幣學常識的人們都知道：外匯基金乃是國與國之間貿易的保證，也就是本國貨幣能在外商間流通的担保。所以各國政府，對于外匯基金常加以統制，也就是不讓任何人自由換取這一現金，尤其在戰爭時期，統制更加嚴密。

我國外匯基金，早在抗戰爆發之前，已把多少萬萬銀元運往倫敦保管，幾萬萬銀元運往美國保管。規定我國法幣與英鎊的比價爲一元法幣等于一先令二便士半（十四便士半）。人民需要外匯可向中交中行購買。但是自抗戰爆發以來，一些只顧私人利益的有錢人們拚命把中國法幣換了外匯存入外商銀行；同時日人也把日元，軍用票，僞幣兌換法幣套取外匯。所以政府從去年（一九三八年）起就實行統制外匯，也就是限制人民任意購買外匯。需要外匯者必須先向政申請，政府認爲合理，即予批準，按官價（即一元法幣等于十四便士半）售給。但是那不合理的購買者，既得不到批準，都向外商銀行高價購買，（即一元法幣只可售得八便士半）。這顯然不是法幣本身跌價，而且政府正因爲要固定法幣價格，才實行統制那担保法幣信用的外匯基金。但是那時一班奸商，則大大提高所存貨品的價格，以謀意外利潤。這樣一直繼續到本年的六月七號。

二　緊縮後有何影響

這一年來的表現怎樣呢？政府爲體恤民情（注一），英美商人爲顧到自己商業利益（注二），乃維持八便士二五的暗市場匯率。但是結果給日人套去了不少外匯，救脫了日元的泥足。加強了射擊我們鎗砲的力量，實際等于資狄。另一方面，各淪陷口岸造成了無限制的入超。例如，本年一月至四月天津入超：七四，三〇七，〇〇〇元，上海——七二，三一六，〇〇〇元，青島一四，九五一，〇〇〇元，烟台五，〇〇九，〇〇〇元，（而同期在我們政府直轄口岸，如：西南蒙自，思茅，江門及溫州，汕頭都是出超）。而且洋貨進口價值之大，更使人驚奇。例如，本年一月到四月：（一）雜糧及雜糧粉值五九，一九六，〇〇〇元；（二）燭皂油脂，蠟膠，松香——四二，二四六，〇〇〇元；（三）棉花，棉紗，棉綫——四〇，三九〇，〇〇〇元；（四）雜貨——二二，四一三，〇〇〇元；（五）金屬及礦砂——二〇，六五八，〇〇〇元。這入超就是使中國的現金外流。第三，民生方面，

只見物價騰貴，生活困難。所以，可說政府這一「苦心孤詣」的維持暗市政策，不單不是「損人利己」的政策，而且還是「利人損己」的舉動。

所以政府于本月七日採用緊急措置突然停止供給外匯一法。這一處置起碼可避免上述二個顯著的危險，能達到：（一）閉塞日本套取外匯；（二）減少入超；（三）保持外匯基金的平衡運用，使法幣價格永遠平衡。所以這是有助于抗戰力量的處置。希望政府能堅持到底。那好心憂慮法幣貶價者，更應堅決擁護這一政策。

至於購買軍貨，本用現金，跟法幣的暗市，明市，毫無關係。

不過上海是洋貨集中的地方，政府爲顧慮到英美的利益，不能統制到十分嚴密，到某一程度，外匯還得供給。不說希望外匯平衡委員會「注三」會運用更精密的方法，不使狄人有套取外匯的可能。希望英國會跟中國府政密切的聯絡，來維持外匯，不僅僅爲目前暫時的商業利益打算，而且會更進一步保證英國在遠東商業的持久利益——以眞正幫助中國抗戰做出發點。

所可注意的，因外匯緊縮，將來物價不免飛漲，又因上海是淪陷區域，政府鞭長莫及，所以我們的補救辦法，只有加緊節約；同時在勞資互相協助之下，工資較低的應給予相當津貼；有資金的應速向後方遷移，那裏是中國政府所管轄的地方，我們可以運用資金，發展民族工業。這對於個人，對于國家，都是有莫大利益的。

（注一）那時當府以爲，若不維持八便士二五暗市匯率，恐一般商人及企業家，會把物價增加高到漫無止境，使民生困難。

（注二）外匯過漲，英美的進口貨，在法幣的計價上必高，因此買者必少。

（注三）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特別設立的。

傻子

南屏女中 陳仁慧

你以爲「傻子」是個壞名詞嗎？那你才是道地的傻子！——不信？好，聽我說：做官的人不括地皮，做一輩子官還是兩袖清風，人家說他是「傻子」。青年們拚命做事，不管薪水的多少，名聲的有無，只求自己對於社會國家能盡點力，人家說他是「傻子」。法官不會舞弊，人家說他是「傻子」。縣長不會營私，人家說他是「傻子」。上司不受賄路，人家說他是「傻子」。下屬不會拍馬奉承，人家說他是「傻子」。借錢不要利息，人家說他是「傻子」。施恩不望報答，人家說他是「傻子」。不肯做威勢烜赫的「新貴」，而寗死不變節不屈膝的是「傻子」。日夜埋頭書案，孜孜不倦的學者也是「傻子」——這些都是被稱爲「傻子」的。——眞是傻子嗎？只有傻子才這麼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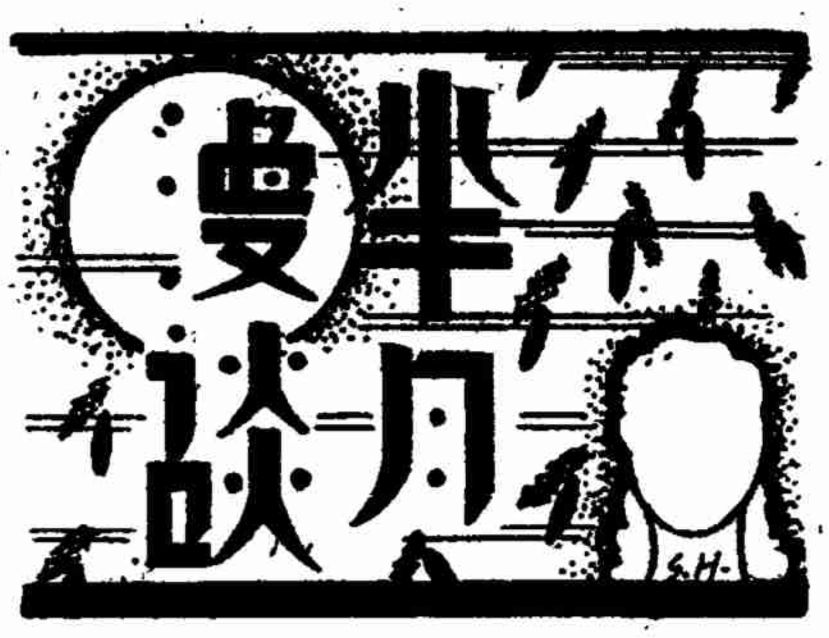
其實，只有這些被稱爲「傻子」的人，才是世界最聰明的人！「傻子」是人類的精華，是時代的巨輪的推動者，就是依靠「傻子」的那股「傻勁」，國家才能強盛，民族才能復興，人類才能進化，時代的巨輪才會不斷地向前推進！

你不服氣，是不是？你不要忙着辯駁，你聽我說：我們怎麼會從滿清政府的重重壓迫下翻過身來？我們怎麼能重見天日，重新能享受到有陽光有自由的生命？這不是因爲清末出了一個大傻子孫中山先生麼！如果沒有孫先生的那股百折不撓的「傻勁」，中國現在會成了什麼樣子？仍舊是千瘡百孔的黑暗帝制，還是已經被列強瓜分了？呵，不能想，不敢想。

我們現在怎麼會有電燈用，有火車趁？用不着借豆大的燈草的光來度過漫長的黑夜或吱吱呀呀的獨輪車來跋涉途遠的路程？這還不是因爲愛迪生和史蒂芬生日夜埋頭研究的那股「傻勁」麼！假如那時他們底腦裏忽然掠過這麼一個思想：「我爲什麼要苦苦地研究呢？這是傻子做的事，我何必去做傻子」！好！那麼我們現在是點起燈草來寫文章，或者花幾個月的時間從上海坐了獨輪車到杭州去逛一趟西湖！——不會？哼，誰曉得！

你別笑，你以爲「傻子」容易做嗎？——哈，世界上最難做到的就是「傻子」！「傻子」先得有堅強的意見，不爲一切威迫利誘所動；還要有清楚的頭腦，認清事的是非曲折；更要有大的魄力，反抗那些舊的黑暗的惡勢力！

怎麼，你也以爲我說得不錯麼？你以爲「傻子」怎樣，偉大？對，說得對！你願學做「傻子」？好，我陪你！



做個脚踏實地的孤島婦女

萬里

孤島是一個最會學時髦的地方；只要外洋有件新流行的玩意，和最時髦的服用品，不到半月孤島上也可發現了！馬君武先生會說得好：「中國人的病根，是生產趦趄不前，消費却迎頭趕上。所以，也可以說是十九世紀的生產，二十一世紀的消費！」抗戰期內不比平日，消費應該調節，藉以保存物力，不應再任意享用。且看海關四月份貿易的發表，孤島仍操貿易中心，全國入超激增至五千餘萬元，創戰後新紀錄。這入超的數目孤島當然佔最多數，尤以奢侈化裝品一項輸入最覺驚人。政府已明令禁止，但歸根結底，誰是奢侈化裝品的消費者？無庸諱議是孤島的婦女們！當抗戰剛發動的幾個月不是出超麼？全國同胞對於這好現象非常感覺興奮，因爲中國自門戶開放和外國通商以來，總是一貫作風的入超呀！

孤島的婦女們！你們的學時髦不配稱摩登的婦女，蓋「摩登」的廣義解釋是適合時代的潮流，並不是單指消費而言！抗戰發動，你們消費的學時髦應該暫擱一旁。應該適合環境，做個稍知事理的國民，節省消費，戒除不正當的消費。你們不能做個轟動世界的摩登女子楊惠敏（向閘北孤軍獻旗的四十一號女童軍），更不能棄家投軍做個女戰士，但總得守本份做個脚踏實地的孤島摩登婦女。

怎樣做個孤島的摩登婦女？在節約聲中首先須節省消費，戒除一切不正當的消費，並且必需品的消費也應從節約着想。像日常生活的衣，婦女喜用舶來品是普遍現象，所以，急待提倡布衣運動，振興國貨以增抗戰實力。

夏天到了！婦女們都趕製新裝，趁這當兒我來介紹一種摩登的衣着，而且非常有意義。記得去年夏天盛行紅襪，每處都看到紅襪的蹤跡。今年有許多婦女用藍底白花的土布做旗袍，却很美觀！這種土布就是俗稱鄉下的包袱布，其實這兩種摩登衣着急待提倡，極合節約的條件。而且從顏色方面講來，是一種眞實愛國的表示：

（一）紅顏色誰都知道是代表熱血，後方國民都應有愛國的熱血，婦女們脚着紅襪是警惕每個國民的心呀！還紀念前方戰士衛國流血的偉大，提示着孤島上不應有醉生夢死只顧享樂的現象。

（二）藍底白花可以代表青天白日（因青出於藍），加着紅色等於青天白日滿地紅，就是我們的國旗。近來孤島上懸旗已不能自由，婦女們身上衣着顏色的代表國旗，想沒有人可以干涉吧！

這種摩登的衣着眞是一舉兩得，既振興國貨，還可以精神懸旗呢！孤島婦女們！像這種輕而易舉的事情，何樂而不爲？

外匯緊縮的餘波

蕾子

中央政府爲杜絕外人利用「華興票」來換取法幣套買外匯，遂於六月七號宣佈了停止供給上海外匯的法令。這原是一種保衛法幣基礎，防止抗戰力量削弱的好方法，但一般認識不清的人民，歪曲了政府的苦衷，以爲法幣的價值在動搖了。於是遂都爭先恐後的到黑市場去購買外匯，來逃避資金。中央政府看到了這種流弊，便又不得不使行第二條法則了：卽「限止上海銀錢業支付存款，除發放工資者外，每週支取數目在五百元以內者照付，法幣五百元以外者以匯劃支付。」

這種限制提款的方法，執行的社會人士又起了極度的紛擾，尤其是一般小工商業者，他們將因貨幣的週轉不靈，而使貿易呆滯。而同時對於淪陷區的法幣，仍不能阻止其變成外匯，又如匯劃貼現套取外匯等流弊，仍不能防止杜絕。然而我們該爲政府設身處地來着想，現在的上海，已非中國政府的權力所能及到，並且法令的功效，也已經削弱了，所以要杜絕上海套取外匯的眞眞大根源，還是靠我們居住在上海的人民，憑着良心作事，能夠澈底覺悟，不墮入投機者的詭計，放棄祇圖漁利的思想，那末就是中國政府此次措施卽有不妥，祇要大家齊心起來，裁制奸商們行動，投機之風自然可以戢滅，物價的高漲也可抑制了。

家庭婦女座談會

——報告各人育兒的經驗——

逸霄紀錄

最近兩期的本刊，已經在封面的底頁上登着廣告，我們計劃在暑假期內舉辦一個婦女智識講座。名稱雖則加着籠統的「婦女」兩個字，其實是着重於已經結婚而生有子女，或將要生育嬰孩的家庭婦女；因此，科目除了國語，名人演講，家庭簿記，婦女問題討論等等以外，還有育兒法，婦女衛生常識（包括月經，孕娘前後的攝養。）這並不是本社對於法西斯蒂獨裁者所喊的「婦女囘到家庭去」的日號，有所贊同，而在此時此地來特別注意到家庭婦女。還是跟上次舉辦兒童健康比賽抱着同樣的宗旨：要使做母親的知道留心到她們孩子的健康，爲未來的新中國，培育出一批能任重致遠忍苦耐勞的國民來。

爲着要在事前聽取一點母親們的意見，特地在上星期五召集了一次家庭婦女座談會。家庭婦女要出一次門委實是不容易的，不比未結婚的女子，想走可以站起身來就 ，因此，發了六十多封通知信，到會參加的只有六個人。家庭婦女的不慣於集體生活，以及組織推動的艱難，於此可見一斑。

那出席的六位家庭婦女是：李羅德，陶綏之，王碧雯，馬德貞，丁雪如，郭青筠。她們的住址都與本社距離不遠。要希望家庭婦女，很遠的出來參加集會，大概是件不易辦到的事情？

本社參加的人物，除了編者以外，還有楊美眞，王季愚，朱白石，及朱立波四位女士。

十多個人圍着張鋪着白桌布的大菜檯坐下，恰好疏匀舒適，不嫌過擠。事前向人借來的幾十把摺椅，只苦了僕人，徒然耗費了搬移的氣力。

「今天是很難得的」，楊美眞女士在大家坐好以後，開始說明召集座談會的意義，「諸位在這樣熱的天氣，拋下了家裏的事情，來參加我們的集會，我們眞是十二分的感謝！我們在最近期間，想舉辦一個婦女智識講座。關於裏面要講的科目，雖則大體已經規定；但這只是憑着我們幾個人的意見，究竟是否適合於諸位的需要？我們無從知道。原定每星期講習兩次，日期是定在星期六及星期日。有人說，星期日，家庭婦女是不能出來的，因爲那一天正是丈夫休息的日子，需要她陪伴着一同出去買點東西，或到電影院戲院子裏去娛樂一下。至於上課時間，也是很難決定的事情。有人說，家庭婦女只有下午二點到四點是比較空閒的，那時大的孩子到學校去上課，小的孩子睡午覺，母親可以無牽無掛的出來；但又有人說，下午兩三點鐘，睡午覺的孩子已經醒了，那正是母親忙着爲嬰孩洗澡換衣服的時間。這種種問題，都定今天要討論的。究竟講習的時間，定在星期幾，以及什麼時候，最爲適宜？希望諸位不客氣的給我們一個切實的指示！」

「至於我們所以要舉辦婦女智識講座的原因，我可以簡略的向諸位說一說。上次我們舉辦兒童健康比賽，一方面固然是爲着提倡注意到兒童的健康，一方面也是爲着要趁此機會，多認識幾個家庭主婦，互相聯絡起來，希望增加一點力量，在環境需要的時候，可以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第二，許多婦女，在家務之餘，往往只知道做那些賭博，遊逛戲場等等無益的消遣。現在，我們想利用主婦們空閒的時間，積極方面，讓她們得到一點實用的智識，消極方面可以使她們減少一點無謂的耗費。第三，關於育兒法一科，主講的都是上海有名的兒科醫生。諸位不要以爲：自己已經養了好幾個孩子，覺得再來聽講育兒法，認爲是無意義。其實，育兒法包括的範圍很寬廣。譬如，近來外面孩子害傷寒病或出痘疹的很多，你知道了兒童易患各種疾病的徵象以及預防法，就可以免去許多意外的麻煩，與不必耗費的耗費。今天到會的人不多，希望諸位囘去，向親友或鄰居的主婦們多多勸說一下，請她們來參加我們的智識講座。」接着是王季愚先生加了這一大段補充。

「今天在座的諸位，都是已經養育過孩子的。她們實地育兒的經驗，也許比上課時講的來得更有

價值。不妨請各位輪流着談談各自育兒的經驗。」朱立波女士深恐會場的空氣太沉悶，首先提出了這建議。

「……」沒有人開口說話，只有咬剝西瓜子的咭括之聲，像在燃放着一串小邊炮似的，清脆地有韻節地髣髴是她們開始談話的前奏曲。

「夏太太（即丁雪如）家裏一共有八個小孩子，但我曾聽夏太太說過，她家裏一年四季，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醫藥費這一項支出。從這上面，就可以知道她對於孩子們的健康是怎樣地留心。可否就請夏太太先談一談自己育兒的經驗。」朱女士這樣介紹着坐在她右旁的一位中年婦人。

「是的，我八個孩子，看上去雖不怎樣肥胖，但都很堅實，一年四季，很少有疾病。我養育他們的方法，並沒有什麼神奇的祕訣，只是對於他們的飢飽寒暖，時常特別加以留心而已，大概孩子們吃東西，吃得太多往往容易生病，當叫他帶一點兒餓倒是不要緊的，過於餓當然也不合適，所以我說是「帶一點兒餓」。穿的衣服不要太熱，寧可相帶一點兒冷。我從不讓孩子們吃零食，對於飯菜的營養料，常加以特別的注意。譬如，洋山芋是最富於滋養料的，我就常給孩子們吃，但燒的方法時常變換，有時切成塊和豬肉紅燒，有時切成細絲和點牛肉煎炒，又有時做成泥加點蕃茄或芥辣，這樣，他們就覺得口味新鮮而可以多吃一點。假如老是那一種樣子叫他們吃，他們是會感到厭膩而不愛吃的。孩子有疾病的時候，做母親的千萬不要對他發愁着急。你對他一發愁，一着急，反而會增重他的病。你務必要使他心裏快樂，心裏一快樂，自然大病會變成小病，小病會變成無病的。據我個人的經驗，平時對於孩子們的起居飲食，能時時加以留意，決不會有什麼疾病發生；即使偶爾有點小病，祗須做母親的小心看護適當，不必亂給他藥吃，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危險發生。」

「夏太太這段經驗之談，確是非常珍貴，很足供在座諸位的參考與採納。中國有許多未受教育的母親，對於教育子女，實在太不合理。我有位朋友，她還是受過教育的呢，對於一個女孩子特別不喜歡，一天到晚對她嚴聲厲色，動輒加以責駡。在這種環境中生長的孩子，不是懦弱馴服，就是悃愎而善於反抗。那個女孩子，因為母親不喜歡她，於是兄姊以及男女僕人也都看起不她，而且有時還要欺侮她。記得有一天，正當午飯時候，我到那朋友家裏去，因為那女孩子摔破了一隻飯碗，我的朋友正在向她辱駡責罰。後來經我細加考查，原來那女孩所以會摔破碗的原因是這樣：叫她坐在一張很矮的椅子上吃飯，菜碗是放在一張很高的茶几上，那女孩坐着挾不到菜，當然要站立起來，站立時一不留神，就把手裏的飯碗摔破了。所以，有時孩子做錯事情，決不能歸罪於孩子，而是由於大人的疏忽。父母對於子女有所偏愛，這是很不應當的。有時，你不喜歡的那個孩子本來是很好的，因為你不喜歡他，於是他也就自暴自棄的眞的漸漸的變壞了。」主席楊女士結婚雖已好幾年，但至今還沒有生過小孩子，所以她只好引了她朋友的一段故事來說給大家聽。

按坐次，是應當輪到坐在夏太太右面的陶綏之女士發言了：「說起我的育兒經驗是很可笑的。我一向在日本讀書，到前年纔回國。去年生了一個孩子，自己不知怎樣來養育才好，於是到書店裏去買了幾本關於育兒方法的書籍，照書上面所說的來實行。那孩子的身體倒長得很堅實。」

馬德貞女士是上次兒童健康比賽中，第八組第二名馬文淵的母親。她生得那樣年輕，當她說到她已經有一個十七歲的大兒子時，大家都覺得十二分驚奇。她說：「我們的妹妹（即指馬文淵），從去年下半年起，長得非常地肥胖，八歲的人已經有八十二磅重。天天只要吃肥肉，不給她吃她就不高興。到近來，胖得連樓梯都懶得走，一吃飯，就想睡。我每次在飯後，總故意叫她上樓去拿東西，或同她到院子裏散步。一個孩子這樣驟然地發胖，不知是否是有病？可是據醫生說，她是什麼病沒有。」

「有的醫生是能夠叫胖的人變瘦，瘦的人變胖的。」

「你最好叫她多運動。」

「不要再讓她吃肥肉，愈吃愈要長得胖。」

「不給她吃，她就要鬧，而且飯也吃不下。」

大家一面談着，一面吃着茶點。最後規定婦女智識講座的時間定在每星期五下午四時至六時。

「我們回去一定盡力的去拉朋友們來參加這講座。」她們臨走的時候都這樣熱忱地說。

農夫曲的集體批評

朱采琴記

出席人：史慰慈，朱文傑，劉閏雲，三石，朱采琴

主席：三石，紀錄朱采琴。

三石：我們這幾個人是都看過農夫曲的，我想我們每個人一定都有很多的話要講。或者是感想，或者是批評，現在挨次序說話，先請密司史講吧！

慰慈：我看了農夫曲以後，有兩點感想：

第一，那個記賬員不應該得獎，他離間別人家的愛情，使瑪麗與機師相互猜忌了好久，而在開慶祝會時，他却得到了一輛「自由車」，眞是使人心裏有些不甘服。第二，他們選擇戀愛的對象，是以工作的勤惰爲標準的，而並不是以金錢或面貌來取人的，這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沒有的。還有讓我想一想再說吧！

文傑：我以爲那個記賬員得自由車是應該的，因爲「獎」是爲了工作而獎的。雖然他離間人家的愛情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他的工作是很努力的。你看他在暴風雨將降臨的一剎那，他也跑到農場上去幫助她們工作，並且他的賬也記得非常清楚，所以那輛自由車是應該獎給他的。

他們的戀愛是非常純潔的，並且在戀愛時非但不妨碍工作，反而加緊工作。這一點，値得沉迷於戀愛的中國青年男女的效法與深思。

慰慈：我認爲，那個記賬員對工作並不努力，只須看他的辦公桌上紙張亂放，風一吹弄得凌亂不堪，一塌糊塗。並且還將瑪麗的分數私自減少，欺騙機師。總之，他給我的印象太壞了，我不願他得獎。

文傑：他將瑪麗的成績揩去，把分數減少，僅是欺騙機師一個人，你看他等機師走後，不是仍將瑪麗的成績改正的嗎？所以，他對於工作並沒有欺騙，你以爲對不？

慰慈：好，我同意，他結果仍改正自己的缺點，那麼他還是個好人。

閏雲：我不會很有系統的講，只能拉雜的談談。

他們的「戀愛觀」是以工作爲至上，既非爲了面貌，又非爲了經濟或地位，不過瑪麗和機師的戀愛，彼此並沒有認識清楚，起先他們都不知道對方的工作成績就愛上了，似乎也有些是僅憑感情衝動。

記賬員的得「自由車」，當然是應該的，因爲每種工作都有進展的必要，每個人都有發揮其天才的可能。那個記賬員爲了要得一個好妻子，曾施行了他的挑撥離間的伎倆，這一點很使人對他生惡感。但是在暴風雨時，他也不顧一切的很勇敢的到農場上去幫助她們工作。這一個鏡頭，他表現得非常靈活，對於整個影片生色不少。並且他在最後，能自己覺悟而使瑪麗和機師重行相好；所以他得自由車並沒有不合理。

這影片太强調了一些年青人的快活生活——每晚跳舞到半夜，而明晨仍能照常工作，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農夫曲和女壯士不同，一個是描寫革命前的生活，一個是描寫革命後的生活。農夫曲上的機器，還是舊的，自然在我們看起來，已經是新的了；現在蘇聯的機器一定要「靈活」迅速得多。

三石：在帝皇時的俄國農民，是最受壓迫的。農民的劣根性很多：「保守」「自私」「懦弱」等，和中國農民不相上下。

「集體農場」是第二次一五年計劃」中實施的。在這影片上，我們可看到的蘇聯已有了新的農民，新的姿態表現，只有瑪麗的祖父還保存一些舊風度。

婦女們團結得非常堅固，她們的思想，行動，完全是集體的：當瑪麗受氣回來時，激起

了全體婦女的憤恨，而使她們加緊努力工作。在這裏表現了蘇聯婦女的「奮鬥精神」。這眞是解除了婦女們的鎖枷。蘇聯的「託兒所」建設得眞好，這本影片上我們可以看到，將婦女們育兒的精力，都已貢獻到了工作上去。

我覺得農夫曲比女壯士好。農夫曲自頭至尾，情緒緊凑，而且充滿活潑愉快之氣，使人帶着笑容進去，帶着興奮出來。女壯士最後幾幕鏡頭太慢，使觀衆印象不深刻。

采琴：農夫曲這影片使我們感到體集勞動的偉大，和青年們呼吸在自由的空氣裏過着新世界的生活，它還是充分的告訴我們，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的青年們，怎樣活潑地在生產的競爭上進行着「愛」。

瑪麗與機師的戀愛故事，明白的指示了我們：「戀愛」並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更不是人的生活的最終目的，而僅是佔人的生活的極小部份，所以他們雖然在戀愛過程中曾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他們從未因此而對工作有一點兒鬆懈。正相反地，他們更努力，更向上，這是給我們一種有力的指示。

閏雲：瑪麗和機師發生誤會時，他們將工作成績來補償戀愛的挫折，這是純潔的合理的世界裏的一種新戀愛觀。當然，人生不僅爲戀愛而活在世界上。

三石：他們的音樂隊，沒有提琴，也沒有鋼琴，僅由本地的舊樂器湊合而成的，這很明顯的告訴了我們，只要人力支配得當，無論在怎樣簡單的，樸實的環境裏，也可設法成爲一個人類眞正快樂的世界。

瑪麗的祖父，起先憎惡年青人歌舞，後來跟了年青人一同歌舞，這就是說，新的環境能同化舊的人物。

開慶祝會時，男女隊長表示得非常開心；因爲他們見到他們自己的後代是那樣的有希望。這裏表示出了領導者怎樣愛護他們的幼輩。

慰慈：瑪麗和機師夜裏在荷花池旁的一幕，眞富有詩意。

閏雲：大風雨來臨時的鏡頭太亮，不像眞下雨時的景像，該更暗些。

慰慈：這影片內的音樂很多，——新社會裏的一切都是在歡樂的歌聲裏度着快樂的歲月！

三石：從她們的所得的奬品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政府與人民是怎樣的融洽，甚至每一國民的個性，政府都能知道——每個得奬者都能得到他所心愛的東西。

文傑：在全體機師中有一位女機師，蘇聯的婦女是眞正的得到了解放。現在的女機師當然要更多哩！最近蘇聯政府預備訓練十萬女機師。

閏雲：農夫曲的女主角太瘦弱了些。沒有女壯士的主角魁梧，這對觀衆的印象很有關係。

三石：意見已差不多，謝謝各位，我們就散會吧！

編後語

編者

因爲近來外匯緊縮，金價騰貴，泊來品的紙張油墨的價錢，也隨着飛漲；我們在不堪重大虧累的境況之下，只得從本期起，把桃林紙封面改爲報紙的封面。一方面固然是爲着減輕成本，一方面也是爲着節約救國，在目下，能夠少一分金錢流到外國，就是爲國家多保存一分抗戰的實力。我們認爲，正不必爲着外形的觀瞻，而耗去不小的一筆金錢。當然，此後的本刊，對於內容，要更求精警充實，以補償外表的不如從前。這辦法，想一定能博得讀者的同情，而予以原諒。以後紙價稍落，當再恢復原狀。

這一期付印的時候，正值各校舉行大考的期間，本刊多數編委在學校任職，忙於考試，沒有工夫執筆撰稿；因此，本期中採用的外稿很多，但精彩充實，並未有一點遜色。這可以說是本刊的進步，也可以說本刊在社會上的地位與社會人仕對本刊的愛護是在一天天地增加長進。

姜平的徬徨中的上海青年裏面所描繪的是她親身閱歷的事實，所以寫得那樣剴切動人。近來孤島上的空氣確是非常地混濁，激於愛國熱情的青年們，很易中了魔鬼們迷藥的蒙蔽，而不知不覺地走進了魔鬼的境域！深願熱情愛國的姊妹們，能細細體味這篇文字中所述的一切。

潮汕的婦女別動隊恰好在侵略的鐵騎已經踏上汕頭的時期登出，更有特殊的意義。山河依舊，人事全非！讀者們讀完這篇文字，應作何種感想？

樊英的外匯緊縮的原因與意義寫得十分通俗，留心國事的人都應該一讀。

這期出版，因爲天氣炎熱，工人不能做夜工，而日工的效率也得減低，因此延誤了兩天，請讀者們格外原諒。

時事座談

張鋼

主席：今天要我做主席，眞不妥當，因爲我既不會講話，同時又有些懼怯，這一來也許要減少大家談話的興趣，這是我先要向大家抱歉的。此外，今天又沒有好的招待，只是臨時買了幾隻粽子，說起來吃粽子，是有違節約原則的，不過，大家如在這裏吃了，以後不再個人買來吃，倒也就節約了。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我曾經粗粗地擬定了一下，說出來請大家修正，還請大家不要笑話。一、中國金融的舉措，二、通緝汪精衛，三、天津和鼓浪嶼，四、不能平靜的歐洲。

小楊：好極了，這幾個問題我也曾想到，可見我們的意思原來都是差不多的。我看粽子還是拿起來，開過會以後再吃，否則，阿李又要不講話，只是一心一意對着粽子，那是很不好的。

阿李：（裝着鬼臉）

主席：那麼，就先請密司特李，就第一個問題作點報告，這毛病就不會有了。

一、中國金融的舉措

阿李：關於這個問題，大家在報紙上一定看得很多，自本月七日中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突然電上海匯豐麥加利銀行決定行暫停止對外匯黑市的供給，短期間金融市場曾呈現着一種驚恐氣氛，物價上升，黃金飛漲，更因投機家的推波助浪，有許多人還爲法幣前途担憂，但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金融在抗戰快到二年的今天，始終是非常鞏固，這一措置，只是防止侵略者的套取外匯，而爲經濟戰的一種手段，終於這風潮沒經幾天，在英美各銀行繼續供給外匯以後，便平息了。可見造謠生事的只是徒勞。

小楊：關於外匯平準的變動，這原因我覺得是應說明的，有人以爲是法幣的根基有了變化，這是絕對錯誤的，也可說是對抗戰前途缺乏信心。變動原因，是法幣遭受到一種外來的壓力，這却是無容掩飾的，主要的是日僞的套取外匯。因爲自從江海關受制於日之後，關稅收入完全存在正金銀行，於是它便以這些法幣來買黑市的外匯。同時又以日鈔和日軍用票在華中區強制易取法幣，用僞組織銀行所發行的鈔票掉換法幣，用來購買外匯。這種壓力，自然是相當大的，同時中國也的確因此受到一部份損失。因此，爲了防止侵略者對我們經濟的進攻，我政府乃有處理外匯的這一行動，這在抗戰上是完全必需的。

弟弟：話雖如此，照目前的匯價與沒有變動以前的匯價比較，法幣在實際上總又跌了一點，這對於中國金融，究竟有多大影響？

小楊：從表面上看起來，實是我們的法幣跌價了，不過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本月六日前差不多維持了三個月的八便士二五匯率，是不是完全可認爲適合中國經濟情形的水準呢？我想是並不一定的。既然如此，我們便可變動，而求得一個更適合的經濟價格，因爲我們主要的是防止侵略者的套取，如果不顧經濟情形，只爲了維持法幣的表面價值，英美各銀行如再以八．二五的水準和無限制的方式對法幣供給外匯，那就便利了侵略者，損害了我們

密司章：話雖如此，但侵略者的套取外匯，却不是抑低匯價可以完全防止，縱使一元法幣只值半個便士，侵略者也怕還是想要套取的，因爲軍用票與僞鈔，根本就是不花本錢的紙頭，它能換到一文，對他就是一文的進益。

姐姐：這固然是對的，不過，這只是因爲中國在政治上原來就具有若干弱點，比如上海就是一個具有國際性市場，中國一向就沒有方法完全控制。外匯黑市的存在，就給侵略者抓取外匯開了一個邊門。但是匯價轉變，多少是有着防止作用的。還有，是變更匯價可防止平準基金的流出和減少入超，所以這一舉動是完全必要的。

二、通緝汪精衛

妹妹：汪精衛自他叛國潛逃，發表荒謬的「豔」電以後，全國人民，沒一個談起來不咬牙切齒的

，從開年直到現在，全國抗戰將領，民衆團體以及海外僑胞請通緝的電文，准有一千餘通之多，最近我政府果順從了各方的請求，明令通緝，這一件事，無疑的是有着嚴重意義的，大家對這事情有什麽意見，現在就請發表。

弟弟：汪精衛叛國附逆，其言論行動，早就彰明較著，我不知道中央當初爲什麽讓他從重慶逃走了，爲什麽在他逃走以後，又僅僅開除黨籍和撤除職務，一直到現在，他越逃越遠了，明明是通緝不到的，爲什麽又來上這一手？

小楊：自汪精衛作了民族叛徒，國府僅予開除黨籍及撤除職務，許多熱情的人，的確是都嫌過輕的，但我們要知道爲什麽以前沒有通緝？現在爲什麽又要通緝？這是有道理的。國府通緝令文裏說得很清楚，主要的是國府未頒明令以前，始終望其悔悟，雖則知道其悔改的可能極少，但仍不願封閉自新之門，故不採最後處置。誰知他執迷不誤，一再發表其狂妄主張，詆毁中央政府，最近更偷偷地跑到東京，甘心作人家的奴隸，到此地步，已經沒有姑息的餘地。因此國府爲了伸張國法，整肅紀綱，乃不能不明令通緝，這種措置，我看，並不能說是不適當的。

姐姐：弟弟所說的，雖是實在情形，但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忽視通緝的意義，我以爲最少是有如下兩種意義，是值得我們擁護的。一、表現中國抗戰是每一時期都在進步，中國已有不可動搖的持久抗戰的決心，閉塞了妥協投降的狗洞。二、在前些時候雖有人說：「汪蔣雙簧」，「苦肉計」，「假投降」等等不值一笑的話，這一來已將這些侵略者所散布的謠言，完全打銷了。

三、鼓浪嶼與天津

密司章：這幾天最惹人注意的事情，也許要算天津租界的被封鎖，沒一張報紙不是把這消息用大字標題排在第一版，可見這事情之爲人們所關心。日人封鎖天津租界，乃藉口四華人引渡問題，其實，眞正的原因，則是他欲排除列强利益於遠東之外。這一回英國所應該表示的態度，無疑的只有强硬，否則英國在遠東問題上一定必要遭到在歐洲同樣的窘境，這一點我想張伯倫一定是很明白的，不過他不肯說出口罷了。有人說：天津租界是第二個盧溝橋，我以爲這是一點也不錯的。

阿李：關於天津租界問題，一方面雖是侵略者在侵華戰爭不利的形勢之下，以及其所謂大陸政策必然要轉的念頭，但在另一方面，則是英國退讓的政策所遭的。第一個盧溝橋，雖引起中國的抗戰，第二個盧溝橋，英國有沒有抵抗的決心呢？這却是值得我們懷疑的。

姐姐：是的。對這問題，英國到現在爲止，還只是開過幾次會議，一點行動也沒有，報紙上每天看見，都說英國將採報復手段，但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樓梯雖然響了，却沒有一個人上來。

妹妹：關於天津租界問題，據昨天（二十日）大美晚報消息，英國還居然有再次讓步的表示，日本對英國的這種行爲，本可說是等於宣戰，而張伯倫却仍裝聾賣啞，眞不能不佩服他的涵養工夫到家，可惜的，是這樣工夫徒然傷害了自己，貌似聰明，實質上眞太傻了。

小楊：配合着天津租界的封鎖，曾經緩和過一時的鼓浪嶼問題又復緊張了，鼓浪嶼租界同樣遭受封鎖，其意義自沒有什麽不同，只不過地方的大小有些微的差別，鼓浪嶼事件再度緊張，顯然是英法美海軍在鼓浪嶼登陸以後，沒有眞正制裁，侵略者看出了英法美的弱點。可見對侵略者是不能退讓的，可惜的，是事實的教訓，總喚不醒張伯倫。

四、不能平靜的歐洲

妹妹：當張伯倫因遠東事件鬧得頭昏腦脹的當兒，歐洲局勢又忽有緊張的趨勢，自戈培爾最近發表了一篇演說以後，已將淡漠了的但澤問題立時又被人們憶起來。同時據倫敦十八日電報，希特勒更將提出六項要求，第一項就是「但澤併入德國」，其他要求也多是逼迫英法在歐洲讓步，顯然是利用遠東局勢的嚴重，而想乘火打刼。

小楊：侵略者的行動，常是東西呼應，義大利的報紙，曾公然宣稱「今之天津事件，係實行全能國所擬定的偉大計劃，志在推毁民治國家之一部」，這種露骨的表示，顯然是有恃無恐。而張伯倫對於集體雖則還是猶移不決，不肯開誠佈公，害了別人，其實亦害了自己。

妹妹：（看看手表）今天所討論的問題，大致都講到了一點，現在時間到了，我主席總算作到了頭，下次我推密司特楊主席，大家贊成不？

全體：好！

虹口車站去來

羽林

一直都想到虹口那邊去旅行一下，便彷彿像要到夷人的國度裏去觀光一樣地具有着這種好奇心。也明知道是帶點危險性的，然而仍舊希望着能夠有機會去一躺。直到最近，這機會終算是來臨了，朋友替我不知從什麼地方打來了一張所謂通行證，又買了一張防疫證明書，眞如同要出來國似地備辦了這些離國的旅行手續，我們就在一天的早晨出發了。天空落着細雨，怪膩人的，什麼都彷彿頗悒悶的哪。從公共租界中，乘了一部××的車子，車裏除掉我的朋友跟我之外，還有他的祖母，那位老太太是預備回蘇州去的，他的孫子送她到虹口車站，我們是去送行的。

快到外擺渡橋了，心多跳哪。老遠地看見橋頭上的那個崗亭裏，荷着一個槍刺的一個日本兵，仰着頭好像悠閑地在計數着雨絲。過橋的每一位老百姓，走到他跟前行個禮，然後呈出通行證給他驗看，他擺一擺手，簡直都不高興看一看。我們的車子也在橋心停下了，車夫關照我們，把通行證在車窗口幌一幌，我們照這樣做了，那日本兵向我們揮着手，我們的車夫急速把車子馳過橋了。

這才把一塊石頭，在我的心裏平安地放下了。我眞料不到第一個關口便這般輕易地過去了。

到北四川路上，我們現在是乘在汽車上，備辦了通行證與防疫證在這裏旅行。但這裏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度呢？這裏究竟是什麼人的領土呢？從前人們都說虹口賽過是小東京，則如今稱之爲賽東京該是更妥當了罷。在這裏，任何都充滿着日本的風味，哪裏都不缺少血紅的膏藥旗在風雨中飄盪。穿着木屐兒撐着純粹東洋式的雨傘在人行道上走來走去的，這些男男女女用槍砲到中國來親善的友邦人仕們，人能看見他們都是表露着一副多麼得意而尷尬的面孔。在人行道上，也有中國人，但是以賣苦力的以及做小工的居多數。你可以看出來，有血有肉的人還情願到這裏來，那確實是太少的！除掉那些賣苦力的窮人，他們爲着要吃飯。

黃包車也有，却極少，大約可以數得出祇有幾十部罷。汽車也不多，馳行在馬路中間的，都是些土黃色的與軍用的大卡車。

路邊的店家，有一半是開門營業了。但這一半開門營業的店家，並不是以前舊有的，店家重新復業，他們多半是由日本商人佔據了舊有的店址，經營起他們的新的事業來了。

我們的車子，並不甚快地在泥濘的雨地中奔走着。以前本來是很平坦的北四川路，現在的路上並不平坦，不論哪兒的馬路中心，都遺留着過去戰事所破壞的舊痕；這些破碎的馬路，在所謂日軍「佔領」了一年餘的期間之內，並沒有修復過來（大概是前方戰事太緊，沒有餘力來顧慮到後方的這點小節罷。）然而這祗是指一些闊大的馬路，小的道路也就更不必提了。至於再說回去，路畔那一半不能「復業」的店家，那還不正是因爲房屋遭受了砲火的極度摧毀麼？瓦礫堆中，有些中國小商人支起了草棚在售賣零星什物，配襯着「大學眼藥」，「若素」，「味の素」，「仁丹」之類惹人注目的廣告

，這是非常滑稽的對稱。

看見了這些破碎的情景，什麽人都會感觸到，這裏到處都遺留着中國人英勇抗戰的遺跡。

雨似乎愈落愈大了，路途也較前愈其崎嶇不平，車子顚簸得非常厲害。又進行了幾分鐘，車子轉過一個灣，快到虹口火車站了。

所謂現在的火車站，並不是以前的北站，乃是北站後面新闢出來的一個月台。車子將開進車站的「外圍圈」（我自己姑且把它稱爲「外圍圈」，因爲我也不知道該怎麽稱呼。）的時候，車子又停在一個站崗日兵的面前了。我們聽了車夫的關照，又把通行證拿在手裏，祇以爲幌一幌便又可以過去的，誰知道這次還位親善的兵士却比較不客氣了，他拿去了我的通行證，看了再看，然後拉開車門，把我們的周身看視一遍。我們什麽行李也沒有帶，祇有朋友的老祖母帶了一只小籐籃。親善的兵士指一指小籐籃，叫我們打開，朋友便打開了，親善的兵士隨意翻了一翻，竟看中了一聽大英牌的香煙，他拿起來搖了兩搖，隨後嘴中不知嘰咕些什麽，朋友立刻陪笑着臉點點頭，如此，還位親善的兵士才眞正親善的笑了，急速把那聽香煙塞進他的衣袋裏，擺手允許我們的車子開進去。

又過了一重關，現在是眞的平安了，朋友說，僅僅損失了一聽香煙，但也仍舊是值得的。

我們的車子在車站門首停下。付過汽車費之後，車夫又給我們介紹了一個代買火車票的人，把火車票買來，祇多花去五角錢的日金。照規矩，火車票是非得自己去買不可的，可是現在多出了幾角錢，就可以請人代勞。然而事實上，正也沒有一樁事是沒有弊病的呢！而且再說，火車站的一切，還是日本軍部統制着的！（按所有淪陷區內，除一切行政內政財政由幕後牽着線叫傀儡政府辦理外，唯有交通上的一切事宜，是全部軍事化了的，全部皆有日軍統制；即如火車行車時間，亦以日本時間爲標準。）

月台上面，旅客並不多，倒是軍人的踪跡在什麽地方都有。我起先有點奇怪：在京滬綫上，這些日軍竟是運輸到什麽地方去作戰呢？後來朋友告訴我，京滬路上除掉一些點與線之外，那些靠近着龐大的遊擊區的點與線的附近，在在皆需大數目的日兵去補充的。這麽說着，我也就明白了。

除掉這些軍人之外，時常混在旅客叢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推那些手持小旗，手中提着水壺茶盤的日本婦女歡送軍人的隊伍了。她們的年歲從十餘歲一直到五六十歲的都有，全做作出一付惹人歡喜的媚人面孔，其實模樣都怪難看的。大部分是日本裝束，三三兩兩地在月台上走來走去，嚷着鳥兒叫似的言語，多忙着招待一些士兵們，對待這些士兵的態度極其溫和，這就是鼓勵他們去作戰。

月台上的日本憲兵和僞警也密佈得不少，形式上是相當嚴緊的。可是實際上，軍警密佈得有這樣多，又有什麽大不了的用場呢？我自己的觀察是：如果遊擊隊混進來做出一點行動，也並不會怎樣困難。我那位朋友後來告訴我事實也剛好是這樣，不但是火車站，連整個虹口算在裏面，從日軍佔領虹口以來，中國遊擊隊到這裏突襲鬪事，這種事件已不是數字所可記錄的了。

停在鐵軌上的列車並不多。客車多係北滿所運來日本製造的車輛，貨車則間有舊京滬的中國車子，津浦路以及北甯路的破貨車也有。從這裏亦正顯示着日本在中國交通工具的缺乏。日本報紙時常宣傳，說從中國軍隊手中奪得火車若干若干，可是連上海虹口這種地方，我們都看不見一列。

目下在日本人手中的京滬車，每日祇對開三班，据說對開三班的數目，還是在不久前才增加起來的。列車祇有二三兩等的客車，頭等車是沒有的。火車開行時間皆在上午，這樣便可以在下午馳抵目的地。夜晚沒有火車，也就因爲路途「不安全」，什麽地方都有遊擊隊出沒。

朋友的老祖母上了火車，聽汽笛叫了，火車的輪子開始蠕動起來，我們也就離開了火車站。

× × × ×

女工教師生活素描

閏雲

星期天，是一週中最忙碌的一天。

清晨，新生的太陽剛從天邊爬出來，透過沉沉下垂的藍色窗帘，雖已減殺了幾分熱力，但射在臉上還是相當的刺目。

小劉驚醒了，眼還沒睜開，就急忙抬起半個身子來，摸索着枕下的手表。

『噓……』傻媽媽又吹起了口哨，「小鬼，怎麼自會醒的？早着呢，祇有五點三十五分。」

「責任在身，那能安睡？否則敲鑼，也吵不醒她。」阿蔣放下了手中的書，把被頭一拉，翻轉來插口說。

「眞的，你們要醫好我的貪睡病，還是多給些事情我做做……起來全國的勞苦姊妹兄弟！」帶哼帶跳地下了床。

溫張都在洗臉了，汪先生在廚房裏預備着早餐。

「各位先生下來吃早飯！」俞媽在樓梯旁直着喉嚨喊，聲音響得可以，連左右鄰居都可聽到。

「大餅油條，大餅油條！」不論是誰唱，總比緊急集合號令還要有效，大夥兒立刻下樓。

因爲是星期天，除了白粥以外，每人增添一副大餅油條，眞是味美的早點。

阿張吃東西最快，一會兒大餅油條都吃光了，電燈泡似的眼睛閃了幾閃，拉長了聲音說：「小劉，你怎麼吃得這樣慢啊？」

「你幫我吃嗎？謝謝！老實說了吧，我自己也不夠吃呢！」大家哄地笑了起來，爲了小劉引用了阿張的口頭禪「老實說了吧」。

「眞豈有此理，氣得我團團轉了。」阿張不甘示弱，用「團團轉」來回報傢伲小劉。

「好了，好了，我來講時事給你們聽，」大家都睜大了眼，等阿蔣講些什麼出來。「世界二大陣線：和平陣線和那個那個……什麼的。」

「哈……」笑聲像烈火中栗子樣的爆發出來。

「搗鬼，阿蔣你這個傢伙眞缺德！」傻媽媽笑斥着，正因爲她講話的時候，常用「那個什麼的」來做語尾的。

溫主任吃飯老是沒聲沒息的，不但嚼飯吃菜沒有聲音，連吃麵也不會拖出聲音來，這眞是她的本領，別人都及不上她，這時她可開口了：「讀書組完了，你們上哪兒去？」

「學生家訪問去囉！」大家異口同聲的說。訪問學生是她們的經常工作，一有空就到學生家去玩，女工同學的家裏差不多都跑遍了，學校與學生家屬的感情聯絡得相當的好，每個勞工教師都感到訪問工作的重要，同時都很有興趣。於是話頭就很快的轉到訪問的事情上來了：

「前天我要去看一個病着的學生，照着報名簿上寫的地址去尋，路是找到了，只是街堂找來找去找不着，問巡捕又不知道，在那條路上走了不知多少次，兩旁店櫃旁站着的夥計都有得奇怪起來，後來問了一爿米店裏的人，總算給我找到了，你們猜，那街堂在哪裏？原來是在另一街堂的裏面，叫我怎能找得到啊！」小劉像講述找到了新大陸那樣的得意，筷子在桌上亂劃，像要劃出一條街堂裏的街堂來。

「我也遇到過這種事情，好容易找到了，跑進那學生家去，她上工去了，見到了她的母親，不料那女人把我怪怨了一頓，說什麼做工的小姑娘要讀什麼斷命書，我們又不想去考女狀元呀！……撞了我一鼻子的灰。不過我仍心平氣和的對她講，說了許多的話，終於使她轉過臉色來，我走的時候，她還叫我下次再去，說我這種先生倒是少見的呢！」阿蔣興奮的說着，凳子上坐不穩，指手劃脚的站了起來。

「有些學生的家長可眞好呢，上星期我和小劉同去訪問，一個學生的父親很客氣的和我們說，他孩子要我們多多管教，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忙着搬凳倒茶，母親悄悄的吩咐小孩去買點心，把我們當作了不起的大客人，眞使人過意不去。」傻媽媽的大眼睛在黑邊眼鏡下閃着光，溢滿着歡欣。

「這是家境比較好的，一般的說來，還是苦惱的多，在灶坡間或二層閣上，一小塊地方，住上六七個人，沒有窗，不通風，不見太陽光，暗洞洞地眞像一只匣子，衣食住都在那兒，眞不像人過的生活！」阿張感慨系之的說着。

「我們就應該盡我們的力，設法帶些太陽光給她們。」這是大家共同的結論。

蔡金花

珠紅

盤據長興城內的日軍，雖則常常在偽新長興公報上，說她是「湖匪」「女盜」，漸可剿滅；然而自從憲兵司令桐田那次在東吳旅館公開對部下說：「蔡金花實在是個女英雄」以後，桐田支配着那些部下，愈是恐慌地守住那座空虛的長興城。為了捕捉討厭份子，另外在近城的京杭長泗公路上，多了些偽警和餓犬，荒亂地踐來踐去；更使這一片土地，凄涼猶如荒島，除了荒島上的野人，誰會在這裏生活呢？

桐田沒有參加這一次殘酷的戰爭，他見不到戰爭的罪惡；可是，如此荒涼的地方，他也身受得多少苦痛了啊！只是法律與職責給他如此憂鬱的生活，他沒有方法解脫：這次出征的命運，支配他死守這座城池，處在一片遭受游擊隊威脅得最厲害的地帶，他真驚恐。九天前，七十三聯隊長眞野五郎因宣城失守的畏罪自殺，對「天皇」及那些軍閥們底忠貞，能夠保守着這座空城，近半年的時日，是費了他不少痛心的代價的。

京杭路上每天奔馳着大卡車，幾十個武裝日軍，站成正方形或半圓形。但是裏面是空的，軍用車帶着軍火跑，卻是偽裝的泥土石塊，上面覆蓋一層薄薄的軍火；這些祕密，都幾次被游擊隊戳穿，幾次給蔡金花的部下繳了械，燬了車；血債一滴一滴的償還。桐田的最後也只能感着沉重的悲哀，承受沉重的失敗。

請讀者相信：在江南，只有很少的幾個縣中，不在我們手裏，而有多少支游擊隊，在江南工作。猶如臨汾失陷後，山西的游擊戰與運動戰，吸引了五六萬日軍一樣，儘管日軍把持了幾條鐵道，公路，與空城；然而決不會有一兵一卒敢在鄉間逗留的。

在游擊區內，有良心的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都無條件地此互相幫助着；無形中鞏固着自己底力量，武裝成一支支的隊伍。也有不少平時犯過國法的匪盜，卻做了挺有良心的人，結合自己底同志，艱苦和日軍及賣國賊不息地戰鬥。

這裏一個故事是個眞切的證明。

二

浙西，七年前，湖屬的長興安吉孝豐三縣的邊境，有個橫行湖屬的巨匪鄭蔭大，然而人們對他的看法倒不同；他底爽直豪俠，扶弱抑強的聲譽，掩滅了那份人們通常對於一個匪盜的憎恨與忿怒，卻崇敬起這個巨匪。因此有一個時期，他曾經為浙江省當局招撫，任保安隊的特務連連長。後來，該死的是他的部下的野心難改，害了他一個撤職處死。他武藝超羣的妻——蔡金花，他職業的最大幫手；也就進了長興的女監獄，在監獄裏，她度着無盡的黑暗的生活，一天又一天。

前年的八月，中華民族開始為自由而和壓力鬥爭的八月；她恢復了自由。她重新有了她自己身體的主權。

然而一個女盜的身價，這一份敗壞的名譽，加上一份倔強的個性，即使她的本領：雙手能放槍，彈無虛發；只憑藉數丈長的繩子，便能夠在三層大廈活潑地上下，但社會始終沒有為她預備適當的職業，除了幹老行。但是丈夫死了，苦難和良心，使她再不願過昔日的生涯。出獄後她應該幹些什麼呢？牢獄的門是黑暗的，社會的門更黑暗！

八月間到十一月初是個不短的時間，蔡金花如同「吉卜西」人一樣的，完全生活在流浪中，生活在一個惡劣的社會中，生活常常好像故意窘迫着窮人或者流浪漢；但對於蔡金花，她的日子是並不困窘的；為了那些匪窩，社會上下層羣衆祕密的會社，都很早熟悉她的名字。他們挺偉大的一致的精神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那種義氣；蔡金花旅行在這些地方，猶如自己的家。

從長興到江蘇來，沿着京杭國道，就是宜興的境地了。出獄後，她走向北，近一個月，她在太湖裏馬蹟山住下來。那邊所有的，撫剿不成的湖匪，她都認識起來；深秋才離開那邊，往西過湖汶；就在蘇浙皖邊境羣山之中，共間有不少的有名的匪窩，她都一一到過，誰會比她更容易和這些人熟悉？然而，她都沒有留下。

這一條山脈，統稱為銅官山。她離開那邊的最後一個山崗，叫長崗嶺；山嶺上一片楓葉的絳紅，正是深秋的時分，她順着栗子在騾子背上沉重地馱下山去的山徑，走五十里是强半天路程；山貨充斥在市上。張渚鎮比以前她賣藝在這個鎮上時要熱鬧得多，賭博隨着市面而興盛。她要息宿。她想：所有的熟人，或許還有，而且必定要在聚賭的地方遭遇，第一家沒有，第二家第三家還是沒有，第四家，猶如社戲場那般的擠，守茶社的賭徒，都是賭性最好，檯面興旺，甚至以生命打賭的專門客。裏面她找到了楊祥生，一個比較熟識的光棍頭目。

那是彷彿哥老會一樣的一種流氓組織，叫做「青皮幫」；大約還因皮肉上刺着青花字吧，又叫「刺花黨」。自上海以至沿太湖各縣，是他們活動挺厲害的地區；宜興這個縣份的社會上，他們有更鞏固的力量。他們的成員是廣多工農大衆，唯其因為如此，這種似明似暗的組織，就具有着影響社會秩序的潛在力量。楊祥生，這個大鎮上唯一的頭目，他做了「老頭子」七年了，用盡了青春與智慧，這塊地方他有着牢不可拔的勢力。

九年前，蔡金花年青的時候，隨父母流浪到這個鎮上賣藝，照規矩要走通楊祥生的門路，既少麻煩，又有幫助！這樣他們認識過來，猶如在太湖，在降仙峯，在長庚嶺，在義氣的最高原則下，蔡金花留住在這個地方，彷彿是自己的家。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是陸芳的力量，使她留居得那末久長。

陸芳，那個楊祥生的年青而美麗的妻，她有着和蔡金花一樣悲涼的身世。她以前的丈夫林國光，曾經是一時的綠林豪傑洗刼過所有湖汶鎮的巨財大富，可是二十天後，這支巨匪的領袖林國光帶了妻子陸芳，不敢經過出事的湖汶到上海去，而繞道張渚鎮時，楊祥生得到門徒們確切的情報，跟上那條由鎮上開向宜興的小火輪，在登埠時他賣力捕得了這一對。用種種方法，他使林國光在當局的手下結束了；更以玄妙方法得到留下的陸芳，做他青年美麗的妻。

同樣悲慘的命運，使兩個陌生的女人成為契友，蔡金花在陸芳家中竟逗留到半個月以上的時間。

三

十一月初，戰爭的烽火自上海延燒到內地。砲火震驚着太湖沿岸一帶的地方，小草空氣都不會寧靜。蔡金花又回到長興去。她最熟悉的地方是長興，在那邊沒有事業幹，然而她是回去看看這座古城，還有那些熟稔的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隨着古城什麼都落在日軍的手中了。日軍的鐵蹄與馬足穿過大街小巷，一個洋溢了悲傷和眼淚的場面，蔡金花跳了起來！

「該是我幹些事業的時候了！」誰說犯過法的匪盜沒有良心呢？

在長興與安吉交界的龍山，成立了一支義勇游擊隊。丈夫的舊部，落伍失散的武裝同志，作為這支游擊隊勇敢的成員。

三月二十日，得到日軍送來一百二十多枝短小的來福槍，是日軍由長泗路企圖經龍山，由安孝犯富陽側面那次戰鬥中得到的。自從桐田來到長興之後，這是日軍，也是偽保安隊出動的第四次的失敗了。日兵只得仍舊退出長泗以東。

四月初，細雨濛濛的晚上，蔡金花的部下跟着時日增添了以後的第一次出擊。這次夜襲盤據長泗大雲寺的日軍，燒燬了三輛裝甲車和兵營，軍器庫，切斷了這一條長泗路，全部日軍仍舊退在城裏喘息；祇是曾經一度用了三架飛機到龍山轟炸，然而這是如何可憐的一着。龍山新生了好幾十個窟窿，山上近千個生命的鮮血，給炸彈破裂的巨響震激得更沸騰了起來。

每次日軍只是損失！復活了鄭慈大在世時的聲譽和榮威，長興以至吳興，宜興，無錫的日軍都給驚怖佔據了，他們的打牌，喝酒，睡眠都打了折扣，光榮的擁藏和長久的經歷在這片熟悉的秀麗的土地上，她又留下不少次與天地長在的偉大的戰績。

四

城裏的空虛和卡車運來運去的祕密，就引出這一次戰鬥，——蔡金花攻擊到長興城。桐田的準備自然也非常週密，特別是砲火的充足；然而這一次皇軍付給「女盜」的代價實在太大，並且城也一度

失守。那是如何危險的事，如果當眞失守了，桐田怎樣安排自已突然掉落下來的不幸命運呢？

既然長泖一帶的日軍軍情如此虛弱，如果要展開更有利的戰鬥，那末最好的途徑是離開龍山到太湖去，到馬蹟山去。那邊是個良好的根據地，無錫，宜興，長興，吳興的日軍人，都可作爲攻擊的目標；並且原來在山上的弟兄，她都認識。一切都決定了，就在攻擊長興這一次戰鬥後，照如此遷移。

馬蹟山的游擊隊，這不僅是桐田的禍害，無錫，宜興，吳興的日軍也都在這一支隊伍的威脅中。這個患痛不除，他們不得安寧。桐田有理由及機會請求無錫的日軍來增援。

太湖，這萬頃的水國，多少大小的山羣起伏在它懷抱裏的，又有許多討厭的巖礁，在湖裏伏息着，使太湖如此兇險。馬蹟山在巖礁的包圍中，又如此險阻，良好。誰會比生長在裏面的匪盜更熟悉這一片湖水呢？甚至一個細小的兇險的暗礁，一條幾尺寬的汊港，可以通行。游擊隊的情報，如此迅速和確切，正可以證明他們不僅是戰鬥力非常堅强，而且對政治工作，對自已同胞的聯絡都做得非常認眞。以正義良心取得千萬人的援助，完全是由於工作的認眞，才發育這種英勇底戰鬥的果實。現今，當無錫的十餘艘日艇剛剛離岸，蔡金花的配備完成了，部下的三分之一就在小梅港的兩旁的塘埂里等待着。差不多無錫出來的日艇，只有外港一線可以走。

九日，晴朗的秋天。十餘艘日艇靠縮得緊緊的展延不到一里路，太陽剛爬到馬蹟山頂，這一羣帶着二百多皇軍生命的東西，完全在小梅港的胸膛中游行了。小梅港兩邊伏下的三百多顆心，跟着馬達聲一樣漸漸緊張起來，一切思維都集中在大腦的顳葉底聽區，注意那第一聲槍聲，在什麼時候響亮。陽光反映出一片耀目的金黃，眩耀和聲訴蔡金花英雄領導黃帝底子孫，又完成了一次勝利的戰鬥。

桐田得到這一筆支付的報銷，是當天的傍晚。他底難遏制的暴怒和絕望，不必用煩瑣的說明。他像莎士比亞的戲曲中的猶太人一樣，達到了那最高度地悲劇的憤激，發狂地說着夏洛克的那些可怕的話：

「啊，祗要我抓住了你；祗要我抓住你！」

五

衛兵報告桐田：南京來了長官。他眞欣喜於援手到得如此快速，求救的報告上去，不到四天啊！其實，平日南京到長興的車子，最多只須走五個鐘點。然而，因爲公路逕長地，舒展在江南的秀麗底原野；公路上日兵佔領破城及據點，僅如寥落的晨星。敬愛的祖國同胞，他們在八年前辛勤地盡了義務，爲自已建築起來的；如今他們是仍舊有毀壞它的權利和必要的。讀者想想！看這幾輛汽車是今晨離開南京的，爬到長興，已是太陽囘去的薄暮。其間是經歷過多少危險和驚怖喲！

現在憲兵司令部的黃昏，陰影濃重了起來。辦公室裏除了桐田，蔡金花猖狂的引線，引來了佐野大佐，綏靖部的顧問。還有僞綏靖部長任援道，桐田的聲訴，在憤怒仇恨之後，當場讚譽說：「蔡金花實在是個女英雄」，他的强調不是沒有作用的，……

桐田招待的晚饍是如此豐盛，晚饍上一切計劃完全決定了。

「我們沒有帶來更好的辦法。」佐野多不負責任。「看此間情勢，該眞不易商量出好辦法，而且應以少出兵爲原則。」這話說又是那般苛刻！

起初桐田要求佐野能慷慨地，開一個聯隊來作戰，往後甚至開一連保安隊都辦不到；游擊隊的東攻西擊，以及「皇軍」空虛得要命，支配是如何困難。桐田心裏想爭論，然而希望的明燈吹熄了，圍剿的計劃顯然只有破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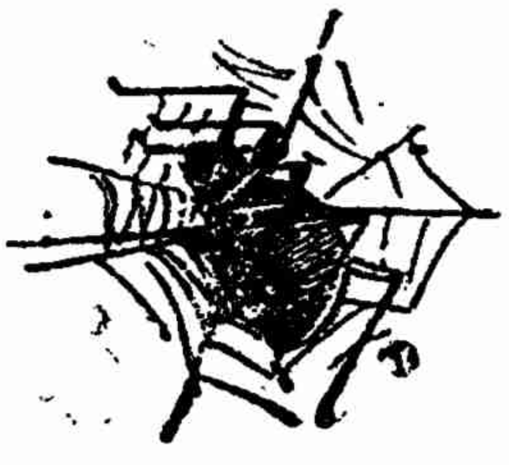
「我們該先除去蔡金花。」任援道突破了僵硬底氣圍，眼珠通紅，酒力使他計謀更鋒利，「既不用重兵，而且是可靠的辦法。」記憶的絲，幫助他放出這句話。

六

張渚鎭是蘇浙皖三省交界的一個山鎭，報上我們時常可以讀到那邊搏鬥的消息。然而，另外在和橋鎭，宜興的東北有個楊祥生。無恥的東西受任援道豢養。

現今，果眞不錯。楊祥生願意効命做一條忠實的狗。

「我的脫險全在『皇軍』衝鋒的那一個關鍵，白團腰作爲唯一的標幟。我總在蔡金花結果後，跑向艇上來。」楊祥生滿飲三杯。他怎會曉得「皇軍」在游擊隊的面前是沒有衝鋒的勇氣的，對生命的



一年來的教學經驗

文昌小學教員 陳景蕙

我雖然離開學生生活已有一年了，但是因爲自己能力的薄弱，觀察力的欠缺，所得的經驗很是有限。現在姑且提出幾點供諸位將做教師的朋友共同研討。

（一）教學方面：剛離開學校的我們，在教學的時候，往往有試驗的態度，時時想把以前所學習到的教育原理，方法等，應用到實際上來，但是事實上常常會碰到許多困難，因此理想總不易實現，書本上的理論，不一定能千遍一律地去做，需要隨環境的不同而加以變更，不過我們總得要儘可能的使事實接近於理想。

（二）教室管理：管理教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上課時有好的秩序，才能增進教育效率，要學生不講話，不吵鬧，這決不是用消極的恐嚇手段可以做到，即使做到了也不過像一班木偶而已。那又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我要們考查他們鬧的原因，而設法加以補救，譬如上課時學生任意講話，我們就得停下來，對他注視一下，這樣有時很收能效的，同時做教師的自己還得反省一下，我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能否引起他們學習的興趣，因教學方法用得適當，一定可以使學生的注意力集中起來，教室的秩序自然會好了！此外在自修課或集會時，我們可以採用分組的方法，利用能力較強的兒童來管理，利用得法，它的效果比先生直接管理更有效，同時也就是訓練他們自治的能力。

（二）個別訓練：在一班的學生中，難免有幾個特殊的兒童，他們有特別的低能，或有特出的天才，所以教導他們除了團體訓練以外，還需要採用個別訓練，像低能的兒童，要調查他們所以不懂的原因，糾正他們錯誤的思想，並給以課外的作業，使他們無閒遊戲，這樣慢慢地一定可以收到效果，至於能力特別的兒童，我們也應該給以個別的教導，使他們的天才，能得正當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這樣他進步的速率，一定格外的快。

（三）小先生制：教育學生固然是先生的責任，但是因爲精力的有限，很可以利用小先生制，就是介紹優良的兒童在課後去教導頑劣的兒童，他的效果，說不定比先生教還好呢。因先生雖讀過教育心理，但是有的時候，總免不了要用成人的心理去猜測，這不及兒童與兒童之間明瞭的透澈，他們能

看法竟然如此慷慨。

蔡金花走的反抗的路他早曉得；然而他走的那條匿跡陰險的路，蔡金花又怎會知道？並且也企望他會一起工作的。

我看楊祥生機智多好，現今平靜地他到達游擊隊的腹地，會到蔡金花的面了。他滿面風塵，一身襤褸；掛下兩眼熱淚，訴說別離後在淪陷區悲慘的遭遇，那種悽涼的情緒，眞是難於描摹的，——妻子陸芳給日軍蹂躪而死，往後自己參加過游擊鬥爭而鳥散了。現在不辭艱苦到達馬蹟山，既是找尋故舊，而且挺使人敬佩的，是那份對日軍的仇恨，對抗日工作的熱情完全洋溢在言談與眞切的表情上。

——天下沒有更比這種崽棍假裝得夠逼眞了！贏得蔡金花的心和淚，她答應他會在這裏參加工作是最好不過的。

（未完）

蔡金花與醫生結婚

一向在太湖區域著名之女游擊隊領袖蔡金花，據最近消息，已嫁與一軍醫生姓吳者。聞蔡金花最近曾與其女同志張愛濤（譯音）喬裝農女，往浙江吳興城內，張貼反日標語。在吳興之時間，約有三日，於三日之中，倆人皆隱藏於一農人家中，三日後離吳興時，曾向日軍營中投擲手溜彈四枚，因爲日軍追逐，蔡金花腿部被擊中一槍，然仍能脫出虎口，至安徽寧國後方醫院治療。於治療期中，遂與吳醫生發生愛情，且行結婚。按蔡金花之前夫，亦爲游擊隊領袖，爲日人所殺。據蔡金花言，吳醫生與渠志同道合，今後將同心協力，繼續抗戰活動云。（六月十八日美聯社電）

知道困難的所在，而告訴同學解決的方法，像我們學校裏，有一個同學，曾經留了二級，上學期結束，總平均仍不及格，但是看她還肯努力，於是勉強給她升了級，這學期來，介紹她和一位好的同學一塊兒坐，這位同學就隨時隨地指示她，因此她的各方面，就突飛猛晉，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此外在教師本身方面，我覺得要注意的有下面五點：

（一）精神要兒童化：我們要做一個優良的教師，第一要精神兒童化，切不可擺出先生的架子。在下課的時候，要盡量跟兒童接近，使師生打成一片，這樣學生見了你不會害怕，自然全親熱了。並且在談話之中，可以知道各人的個性，以及他的家庭狀況，這樣對於教導是很有幫助的，但是在上課的時候，又需要有嚴肅的態度，使兒童知道上課是件認眞的事，而決不是兒戲。

（二）生活要簡單化：兒童時代是模仿性最厲害的時期，先生的一舉一動，在他們看來，都是值得模仿的，所以做教師的不得不以身作則，假如說有位先生，她的衣服穿得花花綠綠的，頭髮是燙得彎彎曲曲的，手指是染得紅紅的，那末學生見了就會模仿起來，無論學得像，或學不像，她總得要去嘗試一下，所以做教師的，無論在服裝方面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應簡單化，才能給兒童一個良好的影響。

（三）言行要一致：教師講的話，兒童是要聽的，教師做的事，兒童是很注意的，如果這位先生只會空口講白話而不切實去幹，這樣兒童對於你便失掉信仰，要知道兒童對於教師的信仰心，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失掉了信仰心理，那末以後無論什麼話都不要聽了。尤其是高年級的學生，很會在背後批評先生，我曾經聽說在某校的某學生，在日記本上駡一位某先生說：「他是一位只說不做的老師。」所以做一個優良的教師，言行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四）態度要公正：做教師的對於學生要一視同仁，當然啦，有的時候，對於所教的學生中免不了要有愛厭的分別，但是這現象切不可表顯出來，因做得明顯以後，要引起學生的反感，處理事情就不易了。他們在背後會說不平的話，甚至仇視教師，所以公正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在課後跟許多兒童在一起談話的時候，教師的注意力要顧到周圍的每一個兒童，切不可集中在一二人的身上。

（五）時間的支配：要做一個優良的前進的教師，第一要把每天的時間，支配得當，因爲小學教師的生活是挺繁而艱苦的，除了上課批改卷子外，還有許多課外的事情要處理，如果對於時間沒有適當的支配，一切的事情就不能按步就班地做去，於是生活就沒有規律了。所以一個初做教師的人，往往整天忙在課卷上還來不及，上學期的我就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生活方面，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感到一天時間的支配是挺重要的，我們要按照各人工作的不同而訂立一個生活時間表，一定要做到今日事今日畢。同時還要在忙中抽出一部分時間來作爲本身進修的機會，我們不可永遠地停在過去的階段上，而要看看那層出不窮的一般教育家的結晶品。因個人的進修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刻不停地在進化，我們要緊緊地跟着學習，不然就免不了要被淘汰的，我們要使教跟學同時並進，我們要在書本中吸收新的知識，在應用時獲得活的經驗，充實自己，改進教學的方法。

以上的話，只是我個人在過去一年來所感覺到的，沒有什麼系統，其中一定有許多不安的地方，這是要請讀者們原諒的，並希望能給我一個忠實的批評。

★ ★ ★ ★ ★

本刊啓事

本刊三卷二期登載的女壯士觀後感一文，是鐵懷女士的作品。在目錄上被手民誤植爲文央。特此更正。

宴請貴客之前（獨幕劇）

復旦大學 瑜

人：露珠——某大學女學生。

珍妮——露珠的同學又是最知己的朋友。

曹守新——露珠的父親。他是一個帶有市儈氣的商人，以虛僞欺詐的手段，得任本地難民救濟會的會長。

李淑賢——守新的妻子。

劉大任——×市財政局的局長。

吳媽——女僕。

景：一間富麗堂皇的客廳，右方一門通露珠的臥室。左方一門通外面。

開幕時，李淑賢坐在沙發上，抽着香煙，看報紙，看了一忽，放下。

淑賢：（向內喚）吳媽！

吳媽：……（沒答應）

淑賢：（聲音加大）吳媽！

吳媽：（在內答應）來了！（聲音拉得很長，很慌忙地跑出。）太太，有什麼事？

淑賢：（微有怒容）什麼事？我問你：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昨天老爺不是說過的，今天有一位什麼財政局的劉局長要來我們這兒吃晚飯嗎？還不把客廳趕快收拾收拾！

吳媽：是的，太太。（自言自語）我這人眞是愈老愈不行了，差一點又忘了。（說完出去）

（淑賢站起來，走近中央的圓棹整理棹上花瓶裏的花。吳媽拿着抹布上。）

淑賢：（看見吳媽身上的衣服穿得很不清楚，有點不高興。）吳媽！等忽你的衣服也得去換一件，你看你這樣子，不用說是男人。就是女人看見了也要討厭的。你看我，今年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但是走出去，誰不說我年青，漂亮？誰不喜歡我？前天在百樂門茶舞時，那位楊行長還說我最多不過廿六、七歲哩，（得意的笑）眞的，吳媽！看我這樣子，誰會猜得到我的女兒今年已經是十八歲了呢？

吳媽：（一面揩棹，一面點頭）太太說得一點也不錯，太太和小姐一同出去時，人家以爲是姊妹哩！（拍馬屁的口吻）

淑賢：（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對了，吳媽！大新公司把珠小姐新做的那件粉紅緞子衣服，送來了沒有？

吳媽：送來了，剛才才送來的。

淑賢：珠小姐看見了嗎？合意不合意？

吳媽：（自言自語似的）珠小姐，連影子都看不見了，我把它放在她的牀上。

淑賢：（吃驚地）什麼？珠小姐又跑出去了嗎？（急得在客堂裏踱來踱去）阿珠現在愈來愈不行了，出去，連告訴我一聲也沒有，（止步），吳媽，你幹嗎讓她走呢？

吳媽：這眞是天曉得！太太！我吳媽這人能讓她走嗎？如果我是看見她出去的。

（守新上，穿着長衫馬褂，嘴裏含着雪茄。）

守新：（很匆忙地）淑賢！一切都佈置好了沒有？露珠呢？快叫她去打扮，劉局長馬上就會來的。

淑賢：（焦急）珠……珠……

守新：（坐下，對淑賢的話沒聽見）這樁事能夠成功，那不但我們不至破產，欠債，還可以有一大批的現款收入哩！你們這一班女人，沒有汽車洋房，還能過活？哈！哈！哈（狂笑，忽然看見淑賢的不安狀，便停住笑。）淑賢你怎麼啦？

淑賢：露珠又跑出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眞急死人！

守新：（由沙發上跳起來）你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管一個女兒都管不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吳媽：恐怕又是到學校裏去了。

守新：今天是星期日，學校裏有上課嗎？還不是又去開什麼會，參加什麼運動去了。現在這一班青年人，不給他們一點苦頭吃，是不知利害的，明天起，不準她出去。這還了得？（坐下）（吳媽下）

淑賢：（怨人的口氣）都是你把她送去念什麼大學，女孩子能識幾個字就夠了，露珠從前是最聽話的一個，現在呢？整天地在外面瞎跑瞎鬧，把父母都不要了。……

守新：（搶着說）我以爲給她多念一點書，說起

來也好聽，將來做什麼都容易，誰會想到現在是這樣子呢？（頓足）

（露珠上，穿着一件米黃色反領的西裝，黑洋裙，手裏拿着一札紙，嘴裏哼着新女性歌。）

露珠：（天眞活潑地跳到淑賢跟前）爸！媽！

守新：一個女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頭跑，成什麼樣子？

露珠：什麼？女人連在街上走路都不可以嗎？爸又在跟我開玩笑了（撒嬌地笑）。

淑賢：（鄭重地）露珠！你爸的話一點也不錯，沒事在家裏坐坐，外頭的事，用不着我們女人來管的。

露珠：（懷疑的眼光看着淑賢）媽！你也這麼說嗎？你！你自己，也是個女人啦。

守新：得了吧！少說閒話，眼前的事先來，露珠快去預備預備，等忽劉局長來，你得好好的招待一下。劉局長是現代的了不得人物，你可別得罪了他。

露珠：（冷笑）什麼劉局長，張局長，簡直禽獸還不如！我才瞧不起他呢。我又不是什麼女招待，嚮導女，這種玩意兒我可學不來（說完要向臥房走。）

守新：（怒聲）阿珠！

露珠：（停脚，囘過頭來很自然地）什麼？

守新：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露珠：聽見了。

守新：你打算怎麼辦？

露珠：喚幾個嚮導姑娘來好了，這個問題很好解決的。

守新：（拍棹）跟你說正經話，誰跟你開玩笑。

露珠：是呀，我也是正經的囘答呀！

守新：（看手錶）只有半個鐘頭了，劉局長就要來的，（站起來凶暴地）露珠！我是你的父親，我命令你怎樣做，你就得怎麼行！

露珠：（冷笑一聲，跑到自己的臥室裏，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並且鎖起來。）

守新：（氣得要暈下去）這……這小……小丫頭，我……

淑賢：（連忙拉着他，扶他坐在沙發上。）你……你坐一坐，平一平氣，讓我來勸勸她。

守新：（坐在沙發上，喘着氣，連連地搖着頭。）豈有此理！反了！天下反了！

淑賢：（走近露珠的門前叩門）露珠！露珠！

露珠：（在內答應）什麼事？媽！

淑賢：你在裏面幹什麼？

露珠：沒有幹什麼？看看書。

淑賢：露珠，有什麼事，我們好商量，你出來好不好？

露珠：（很溫柔地）什麼事明天再商量好了，我沒空。

淑賢：（帶着哀求的聲音）露珠！出來吧！何必賭這麼大的氣？爸媽只有你一個，那不有疼你的道理？哦！好孩子！聽媽的話……

露珠：（在裏面唱着歌）

淑賢：露珠，開一開門，…媽…媽不會爲難你的。……

露珠：（呀的一聲門開了，手上拿着一本上海婦女，又着手，靠在門上，看一看手錶。）一刻鐘的談話，說什麼，快說，媽！

淑賢：阿珠！你知道你爸這一次的生意，是完全的破了產嗎？……

露珠：（搶着說）本來早就應該破產的，吞了熱心人士們捐助給可憐難胞的生活費（咬着牙齒，一句一句的說。）

淑賢：（很爲難的樣子）這些，現在不用來管它，目前，我們怎麼樣過活？

露珠：（很激奮地）難道除了這種窮侈極慾無意義的生活外，就沒有第二種生活的方式可以生活嗎？（堅決地）前方的勇士在火藥和血腥中浴血的前進；碼頭的工人和工廠的勞動者在猛日下和烈火中，爲着兩頓吃不飽的飯，牛馬似的奔跑和奮鬥着，難胞們飢病交迫，呻吟在難民所和馬路邊，這些人，難道都不要生活嗎？最可恨的是那一班專門吮吸貧民和勞動者的膏血以自肥，殺人不見血的活魔王，住的是洋樓大廈，坐着一九三九式的汽車兜風，一頓飯五六十塊不爲奇，玩弄女人是家常便飯，醉生夢死，執迷不誤，這簡直是墮落的人生，人間的地獄！

守新：豈有此理，教訓起老子娘來了！

淑賢：但是，露珠，你爸是最會說面子的一個人，眼前的場面，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還得維持，劉局長，是唯一可以援助我們的人，只要你……

露珠：（搶着說）對了，爲了要維持你們的奢侈和浪費，爲了要滿足你們自私的慾望，我就得出賣我的身體和靈魂，是不是？

淑賢：露珠！你想錯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女人反正都要嫁人的，而且劉局長，有財有勢，又年青又漂亮，眞是一輩子再也不愁的了！說什麼出賣……唉！這些

露珠：新名辭，我說也說不來。

(冷淡地)媽的思想，一點也不錯，可惜媽却生了一個太不肖的孩子，既不能助紂爲虐，又不能犧牲自己來完成爸媽的願望，(忽然看一看錶很天眞地)時候到了，停一忽再會！爸媽！(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守新：(搖頭嘆息)我……活了四十年，眞……眞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女子，書念不得！書念不得！

淑賢：(走向守新)這，這眞是怎麼辦呢？

珍妮；(珍妮上)

(很有禮貌地向守新和淑賢鞠一個躬)伯父！伯母！你們好，露珠在家嗎？

守新：阿！珍小姐！請坐請坐。(珍妮坐)

淑賢：珍小姐來得眞巧，露珠又在鬧脾氣啦，謝謝你去勸勸她。

珍妮：鬧脾氣嗎？還是這樣的孩子氣，應該好好的聽爸媽的話呀！

守新：(感嘆地)珍小姐眞是個聰明人，我們露珠能像珍小姐這樣，那就好了！人家說「讀書明理」，珍小姐說是嗎？

珍妮：是的，伯父。

淑賢：做爹娘的也眞難做，今晚我們家裏請了一位客人，我叫露珠招待招待，那知露珠就是這樣的大發脾氣，又罵了我們許多話；其實呢！珍小姐，天下那有做父母的不疼他們自己的女兒呢？

珍妮：(假裝着責備露珠似的)，這孩子，太任性了！(走近露珠的門前叩門)露珠！露珠！

露珠：(認得是珍妮的聲音，很快地把門開開，跳出來，緊握着珍妮的手，愉快的情緒，表現在臉上)哦！珍妮！你來得眞好！我們走吧！不是七點鐘學校要開會嗎？

珍妮：(握着露珠的手，說不出話來，望一望守新和淑賢，又望一望露珠，現出懷疑的樣子)，剛……剛才伯母告訴我說，你們今晚請客，你……你可以出去嗎？

露珠：(笑)這眞笑話，家裏有客，我就不能出去嗎？而且是爸媽的客人啦。

珍妮：(又望一望淑賢)露珠！你可以去嗎？

露珠：(堅決)去的，當然可以去的。(拉着珍妮想往外跑，守新阻着門)

守新：(怒聲)不許走！

(父女正在爭執中，劉局長上，穿着漂亮的洋裝，鼻梁上架着一副白眼鏡，嘴邊留着人字短鬍子，手裏拿着手杖，汽車夫跟在後頭替他拿着帽子)

守新淑賢：(連忙換了笑臉，極恭敬地迎上去)

守新：哦！劉局長來了，失迎，失迎！請坐請坐。

(吳媽倒茶上，淑賢送上雪茄，守新拿洋火)(吳媽下)

劉局長；(坐下)累你們久等了！(指着露珠和珍妮)這……

守新：(笑容滿面)哦！(指露珠)這是小女露珠，(指珍妮)那是露珠的朋友珍妮小姐(珍妮點了一點頭)露珠！快過來，見見劉伯伯。

露珠：(很冷淡地點了一點頭面上一點的笑容也沒有)

劉局長：(笑)哈！哈好漂亮的一個姑娘！曹先生，太太，你們的福氣眞好(站起來笑咪咪地走近露珠，露珠退了一走)珠小姐！在那裏念書，會跳舞嗎？今晚上麗都，怎麼樣？

露珠：(回過頭去，一理也不理)

劉局長：哈！哈！現代的女學生還怕羞嗎？(走得更近，他的臉差不多和露珠碰着)來！珠小姐！喜歡那一家，說呀！

露珠：(怒髮冲冠地打了劉局長一下嘴巴子，守新和淑賢都跳起來，急得什麼似的，劉局長用手摸着嘴巴子，低着頭)不要臉的傢伙，違背了良心，違反了國家民族的原則，無恥的劉=狗，請放大狗眼來看一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冷笑)敢在露珠面前弄花樣，擺臭架子，想開一點吧！廿世紀中國新的女性，是再不受惡魔的玩弄的，立刻給我滾蛋，不滾，那就對不起。

淑賢：露珠！你……你發瘋了嗎？

珍妮：(站在一邊興奮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劉局長：哈！哈！這小妮子，膽子眞……眞不小……

露珠：怎麼樣？(拿了一隻茶杯將擲過去，守新連忙阻着，一不提防，把中央的圓棹翻壓在露珠的身上，花瓶和茶杯都打碎，露珠的臉和手都出血)

露珠：呀！……(隨即倒下)

(珍妮連忙俯下身去扶露珠)

淑賢：守……守新，你……你……怎麼啦！

守新：(全身發抖)沒……沒有什……麼，我被打傷了！一個叛……徒……一個……女……女叛徒。

(幕下)

中國婦女抗戰史料

宜昌婦女訓練團

冰瑩

在宜昌小北門中心小學的門口，掛着一塊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服務人員訓練團的牌子，那是用白紙寫好貼在一塊長板上面的。自從有牌子的這天起，便有許多武裝的男女同志擁進了這扇小門。在平時寂寞冷清的小北門，頓時熱鬧起來了。

訓練團的前後左右，都曾經遭過日機的轟炸，就在那所破爛了的房子裏，我們住下了。雖然屋頂上到處開着天窗，地上到處都是震碎了的破磚瓦和樑木，但一經打掃乾淨後，反而顯得特別莊嚴而有在廢墟中建立起樂園來的振作精神。

早晨五點鐘，天邊還是曉霧朦朧的時候，清脆雄壯的歌聲，從一羣羣青年男女的嘴裏唱出來了。集合的叫子一吹，他們便像斷了弦的音樂，立刻停止下來，靜聽着吳總隊長的口令。

他們每天有四小時的術科，三小時的學科，一小時的特別講演，一小時的小組討論。平均每天總有十小時的工作，忙得那十幾位剛從重慶來宜受訓的小姐，簡直透不過氣來。

「剛坐下去，叫子又吹了，我生平沒有經過這麼忙的生活，但也生平沒有經過這麼有意義的生活！」

這是十七歲的譚淑萍說的，曾經為了我說她有扁桃腺不讓她去前方，她流着淚去市民醫院找張倉祥大夫證明，又流着淚向我哀求：「謝先生，如果你不許我去前方，我非自殺不可！」

現在她和她們都達到目的了！每天在受着和士兵一樣嚴格的軍事訓練，起初我担心小姐們吃不消，沒想到她們越操越有精神。從徒手各個教練開始，經過持鎗各個教練，班教練，排教練，步鎗射擊教練，手鎗教練，一直到野外演習，每一個科目她們都學得津津有味，而且都希望把受訓時間延長，好多學習些軍事的技術，準備將來有機會到戰場上去衝鋒殺敵，或者到敵的後方去打游擊。

明天是她們野外演習的日子，地點是山清水秀的范家湖。四十個勇敢的男女戰士，雖然只有十來枝鎗，但她們那種搜索敵人，包抄敵人，襲擊敵人，衝鋒陷陣的每一個動作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實在太眞認，太令人興奮了！

在這一羣打野外的「新兵」裏，最引人注意的是譚淑萍和周惠岑，她倆在訓練團中是最小的一對，人還沒有槍高，可是氣力倒不小，操起裝子彈退彈子的科目來時，她會比別人來得迅速，來得確實。吳總隊長為了要我們看看他教練的成績，特地把兩個女小兵找來，要她們操，我們担任檢閱官。

「這兩個小兵，實在太可愛了，她們操得眞好！讓她們去到對面的山上去操演一番吧，假設那邊有敵人。」

賈主任說着，兩個小兵一齊答應了。

「好的，好的，我們去殺鬼子！」

她們拿着槍，匍匐地爬過田塍，從坟墓的低窪處悄悄地爬了過去，一會兒連影子都不見了。

「不錯，不錯，她們知道避免敵人的目標，向隱蔽部走去，她們有資格打游擊了。」

吳總隊長得意地說着，不久她們就回來了。

「報告各位官長，我們已把那邊的敵人通通殺光了，還奪來四挺機關槍，三十七支步槍。完結！」

她們流着滿臉的汗眞像有這麼回事似的說着，引得我們都大笑起來。

我們的生活

現在，應該敘述一下我們的生活了。

因為要鍛練吃苦，所以我們在潮溼的地上連稻草都沒有鋪就躺下了，其實一半也因為買不着的原故。

記不清是來宜後的第幾天，我的硬板床突然變成了輭沙發，倒下去，感到柔輭暖和，非常舒服。一看，才知在被單下面多了一層鬆鬆的稻草，孩子們也都很高興地跑來告訴我：

「我們在地上，比睡在家裏的床上舒服多了，

一覺睡到天亮，不做夢也不醒來。」

吃飯的時候更有趣了：常常吹了「餐畢」的叫子，她們還緊緊地抓着飯碗不肯放下，菜是早就吃光了的。她們比起初進來時，每人增加了兩大碗飯量，只有我這不爭氣的病夫，仍然只能吃稀飯，而且常常鬧胃痛。

我們經常吃的菜有雞蛋，奶油蝦米燒白菜，搾菜肉絲和青菜湯。不過這裏應該來個解釋，否則使後方的朋友太羨慕我們了。所謂奶油者，就是用米湯和在白菜裏煮，再加以少許切碎的搾菜絲，便成了這樣一碗味鮮而名字珍貴的好菜。雞蛋，有時是眞的，因爲在宜昌一塊錢可以買到至少六十個，假的雞蛋，是山芋。搾菜炒肉絲最被人歡迎，可惜肉絲太少，常常被我們搶着吃。記得有天下午，我因事遲去食堂幾分鐘，菜都被先到的耿主任楊幹事他們吃完了，只剩下一點搾菜炒肉絲的湯，我把牠倒在稀飯裏和着吃，那味道實在太美了！我好像從來沒有吃過這末好吃的菜，正在狼吞虎嚥的一刹那，突然空襲警報響了，賈主任們催我快走，我却添上了第二碗稀飯，把菜碗裏的最後一滴湯也倒乾了。

「這樣貪吃，太難爲情，等下回來再吃吧。」

等到他們要實行搶下我的飯碗的時候，才戀戀不捨地含着最後一口飯走了。

訓練團的功課

訓練團的主要科目是軍事，政治，救護，精神各種訓練及服務事工的報告和講演。服務事工的範圍比較廣汎，有協會史略，怎樣設置傷兵招待所，傷兵招待所之組織及其業務，怎樣發動民衆參加傷兵服務工作？傷兵中之宣傳工作，怎樣編壁報？怎樣寫戰地通信？怎樣寫士兵家書？……此外還有工作報告，經濟報告。至於抗戰情勢，抗戰歌曲，特別演講，每星期至少舉行三次。

主持訓練團一切事務的是賈伊箴先生，他是個熱心負責，不辭勞苦，精明能幹的青年，加以待人和靄誠懇，所以訓練團一開始，就請了許多會內或會外的朋友來幫忙担任各種訓練的教官。雖然到現在還只有短短的星兩期，可是團員們應知道的各種戰時知識都得到了。由於每個教官們的熱心督促，有少數知識水準比較低的團員，都變得特別用心學，她們口袋裏從沒有離開過書本，只要有幾分鐘休息的時間，便可以看到她們看書寫字的狂熱。

在日機轟炸下

訓練團是四月二十日開始上課的，第二天就遇着警報，除了有兩天下雨過了安靜的日子外，其餘差不多每天都有警報，有時從早到晚整天在轟炸中過日子，所有在宜的各機關和救亡團體，在時間上都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我們在這一方面來說，是比較善於利用環境的。

一聽到放警報，就告訴團員，今天上的是些什麼科目，要他們把筆記本都帶在身邊。立刻集合，跑到江邊雇三隻划子，像舉行遠足旅行似的，她們在船上唱着嘹亮的歌聲，隨着攸攸的流水渡到了安安廟。

再步行至范家湖，先在茅廬裏休息一會，喝一杯茶，然後才開始上課。仍然照着在團部一樣上軍事訓練，開小組討論會，精神訓話，唱歌，寫日記……所有的工作都像平時一般進行，有時日機在市區投下了許多炸彈，我們都沒有理會到，直到天邊瀰漫着濃黑的火焰時，大家才握緊拳頭恨恨地說：

「萬惡的鬼呵！你給與我們國家民族的血仇，總有一天要在我們手裏還淸的！」

日機的狂炸，只有更促進她們抗戰報國的決心，只有更加緊她們的工作。常常就寢的叫子吹了，還有人在蠟燭光下寫日記，看書。至於我們這幾位負責訓練她們及總隊部的幾位幹事，每天都到十二點甚至一兩點鐘才能睡覺，而第二天早晨五點半鐘的時候又必須起來。奇怪，在這樣睡眠時間短促，工作繁忙，而飲食又缺營養的環境裏，我整整地過了半個月，不但沒有生病，而且每天能走二十來里路了。「精神戰勝物質」，這時我完全相信了這句格言。

爲着鄂中的戰事緊張，前方需要救護工作人員很急，我們只得把訓練的期間縮短爲兩星期，今天已舉行畢業考試，明天舉行畢業典禮，同時與各救亡團體開個聯歡會，再過三天，她們都要負着重大的使命到前線去了。

去吧！你英勇的中華兒女！爲祖國流血的將士，正迫切地需要你們去救護他們，安慰他們，鼓勵他們，去吧，親愛的同志，抱着吃苦耐勞的決心，爲民族奮鬥犧牲到底的精神，上前線去吧！

一九二九，五，五，於宜昌訓練團。

潮汕的婦女別動隊

治之

正當編者把這篇稿子審閱完畢而要把牠送到印刷局去付印的時候，恰好僕人把一份中報送來，翻開來第一條新聞的大字標題便是：『日軍在達濠島登陸，汕頭已發生激烈巷戰，市內起大火，居民大部已奉令撤退。——』那末，當讀者們讀到這篇文字的時候，這班英勇的別動隊的姊妹們的生命已經是陷在極端危迫的境地裏了！我們一方面希望她們能够很平安的脫離險境，一方面又希望她們在保衛大潮汕的戰鬥之中，能够盡着最大的職責，把她們的熱血，換取應得的代價。

我們讀了這篇文字，應該更堅定更奮發的起來，追隨在潮汕姊妹們的後面，爲我們的自由爲我們的最後勝利，而不惜犧牲一切，這才對得起已爲國家民族成仁，或正在爲國家民族奮鬥的姊妹們！（編者）

在整個抗戰的現勢之下，我們完全同意潮汕政治工作者對於潮汕現勢所下這樣的估計：我們在各主要戰場上的反攻愈是有利，我們大潮汕的危機就愈是深化。這是因爲敵人在各主要戰場上的進攻愈是失利，國內經濟的困難與人民反戰的情緒愈是增大，牠們進攻潮汕藉以刼掠資源並緩和人民的反戰情緒的要求就愈迫切底緣故。最近敵人在華北，華中以及華南的蠢動受了我們有力打擊之後，忽然從台灣抽調兵力企圖進攻潮汕的事實，正是證明上述估計的正確。有人以爲敵人進攻潮汕，祇是虛張聲勢，祇是牽制作用，那是完全不對的。有人認爲敵人不僅沒有進攻潮汕的必要，而且爲要便利私貨的大量走私和輸入（我們則認潮汕確有許多「經濟的漢奸」在替私貨走私和推銷），反而有替我們保留潮汕的必要，那是更不對的。務請相信吧：雖然在軍事視點上看來，潮汕對於敵人並不是怎樣重要的地方，但是在政治和經濟的視點上看來，牠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祇在於：潮汕方面是否有隙可乘？就是說，我們保衛大潮汕的努力是否做到使敵人進攻潮汕的結果會是一種虧本生意底程度？

爲要使敵人在潮汕方面無隙可乘，爲着要認眞保衛我們的大潮汕，我們的中央政府乃於今年三月間特命華振中將軍到汕頭設立「潮汕警備司令部」。在華將軍的努力之下，我們承認三月來軍事上保衛大潮汕的力量是增強起來了；然而不可諱言的，政治上保衛大潮汕的力量還是非常不夠的。具體地說來，一直到今天，我們潮汕的民衆還不曾好好的組織動員起來，去配合着軍事上的部署和動員。這是目前潮汕最主要的危險。爲要保衛我們的大潮汕，必須跟這樣的危險鬥爭！因此，在今天，我們不但需要軍事方面保衛大潮汕的隊伍，我們並且也需要政治方面——民運方面——保衛大潮汕的隊伍。

現在我想在這裏介紹的正是保衛大潮汕的一支別動隊——南中婦女呼聲社。

南中，它擁有一千個潮汕以至海陸豐最熱心救亡的青年，雖則它祇有短短一年的歷史，然而不可否認的，它已經並正在盡着它在民運方面保衛大潮汕的任務。他們並且在這樣的實際工作中加緊學習以養成抗戰建國的青年幹部。

南中（總校）婦女呼聲社，雖則祇有五十個年青的女社員，但，在整個南中的領導下，她們表現了許多可供一切投身於救亡運動的姊妹們參攷的特點，即：

（1）她們的作風：是親愛和團結，活潑而嚴肅。若你有機會到南中去，接近婦女呼聲社的每一個社員，你就會覺得：在普通學校裏常常可以見到聽到的男同學與女同學之間，女同學與女同學之間底嫉妒和渙散，在這兒已再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兒

有的是兄弟姊妹樣的純眞的友愛，同伴和戰友樣的緊密的團結。你一樣會覺得：在普通學校裏常常可以見到聽到的一般女學生的活潑而不嚴肅，或嚴肅而不活潑的風氣，在這兒也再沒有存在的機會；這兒有的是活潑而嚴肅的作風，就是說，她們玩時，（例如在休息和夜會中）是拿兄弟姊妹的純眞的友愛一起儘量的玩，她們學習和工作時（例如在上課時，開會時和進行羣衆的宣傳和組織時），又是拿同志和戰友的緊張精神一起認眞的學習和工作。一句話說，她們已經是做到：「靜如處女，動如脫兎」的地步。

（2）她們的態度：是誠懇，嚴正，虛心和認眞。她們不僅拿這樣的態度去對待同伴，也不僅拿這樣的態度去對待教師，並且也拿這樣的態度去對待她們的學習工作。就根據我親自接近看到的例子說吧，當我們的南中砲工隊一起在砲台——揭陽第三區——工作時，她們在一切的場合中，都表現出既誠懇，也嚴正；也虛心，也認眞。這就是說，她們決不因對人和事有了誠懇的態度而輕易放過了人和事；也決不因對人和事有了虛心的態度而隨便遷就，反之，她們越是對人和事知道出以誠意的態度，便越是知道出以嚴正的態度；同樣，越知道出以虛心的態度，便更能出以認眞的態度。所以可以說，誠懇嚴正，虛心和認眞，在她們確是一整個統一的態度。當然這樣整個統一的態度，是從她們親愛團結，活潑而嚴肅那種作風產生出來的。

（3）她們的生活：是刻苦耐勞，樸素和愉快。她們穿的是和教師們跟男同學們一樣的軍訓服裝，沒有着鞋，更不知道有襪子；她們吃的是和教師們跟同學們一樣的兩粥一飯和鄉村小菜，擁擠然而秩序整齊寂靜而愉快的站立着；在學習和工作上，她們不但不落後，而且實際上常比男同學們更來得好，例如在南中學生自治會所創辦和主持的二十二個民衆夜校，人數一千四百個（婦女約佔半數）的春耕運動的工作中，她們就比男同學們更來得風雨無阻受人歡迎！的確，她們的生活是刻苦的，耐勞的，和樸素的，但是同時也是愉快的。

（4）她們的學習：是切合實際，深沈而又廣泛。她們的標語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也要理論，也要實踐」！實際上也正是這樣。在朝讀時，在聽講時，在夜堂自修時，在溪邊竹林下，在山坡石頭上和菓園中，你可以看到她們那種專注的用功精神；然而在會議在對於羣衆的各種方式的宣傳和教育上，在其他關於救亡的一切工作上，你又可以看到她們是怎樣熱烈的工作精神。然而她們所學習的決不限於浮面的工作的應付；她們尤注意於正確高深的社會科學的學習，以及廣泛的課外書類的閱讀。眞的，我們的每個青年現在所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學習法。

（5）她們的工作：最特別的還是在保衛家鄉，保衛大潮汕的整個任務中，對於民衆的組織和動員方面，起了並且正在起着別動隊的模範作用。我們知道，今日潮汕民衆的組織和動員，一方面是要靠自上而下的正確的政治領導，另一方面也要靠自下而上的適切的民衆的影響和推動。最具體的辦法就是救亡團體和學校所組織的工作隊深入到民衆中去作為這種領導，影響和推動的橋梁，首先做到保甲制度的健全和職業團體的建立。為要有效而且迅速的辦到這一層，就應該在每個工作隊裏配合着相當數量的女隊員去工作，特別到家庭婦女裏面去工作。試問：當一個家族，一個甲，保，以至鄉，區和縣的老年人，成年人，青年人最後連兒童和婦女都動起來，一致要求抗戰，要求三民主義的實行的時候，我們的政治還會不前進嗎？換言之，我們還會担心組織和動員不起我們的民衆，保衛不住我們的家鄉和國土嗎？這是沒有問題的。事實也正好是這樣告訴我們。不久以前，我們的南中砲工隊到砲台去的時候，舉一個例說，民衆夜學和婦女識字班還是一處也沒有；可是經過我們短短十天的工作，特別是經過我們工作隊中由婦女呼聲社派遣參加的女隊員在家庭婦女中間的工作，這些夜校和識字班便可以迅速而且普遍的成立了起來，有些鄉長們甚且自告奮勇願意兼任夜校和識字班的功課。事情是這樣的明白：在整個抗戰的需要底下，在鄉民（連兒童和婦女）的迫切要求之下做鄉長的，即使是十分頑固也還不能不顧一切一味孤行下去的。在這種意義上說，要是可以說南中是在民運方面保衛大潮汕的隊伍，那末，南中的婦女呼聲社的確可以說是這個隊伍裏面的一支別動隊呀！

當然我並不是說。這是一個十全無缺的別動隊。我只是說這是經過證明應該擴大的有助於整個抗戰的一支別動隊。我們熱切的希望參加這種別動隊的女同學還是要加緊的前進；不會參加這種別動隊的女同胞特別是青年婦女知識界也要儘可能參加進去一道前進！

信箱

一 夫可否代妻繼承財產？

韓大律師：

素仰先生是一位「保障人權」「扶助弱者」的女律師，所以我現在處於困難的環境時，就想起大律師來了。原來，我妻張英已於前年「八一三」在虹口被炸身亡。遺有一女名叫阿珠。我從去年起，就因戰事而失業了。攜帶幼女閒居孤島將近二年，把平日所有積蓄早已用罄。自上月起已負債度日。而我岳父張××，乃當地富翁，不幸於前星期病故了。遺有遺產將近十萬元，共生子女二人。依法他一子一女，平均分配，各得五萬元。可是我已托親友交涉兩次，竟遭我那位阿舅拒絕。據說，我妻已死，女壻是沒有繼承權的。昨天又去同他交涉，並請求他可憐可憐我，救救我現在的艱難。結果他連睬都不睬。我實在有些不服，特寫這封信請教韓律師，希望勞神，給我一個正確的答覆，或者能幫助我活下去！敬祝

法安！

王文安敬上（六月十五日）

文安先生：

我首先要說的，就是閣下所提出的問題，在法律上是有辦法的。你可以放心的同他們繼續交涉。

根據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該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既爲直系血親卑親屬，當然由子女平均分受，不分軒輊。

尊夫人既然去世，閣下女壻的資格是不能繼承的；不過尊夫人尚生有一女，依據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所以，令嬡阿珠當然有代位繼承權。你可以根據着這一點與他交涉好了。不過你要用令嬡名義出面。就此祝你成功！

二 可否告他重婚罪？

學章大律師：

我有個親戚，她是一個被遺棄的婦人。身邊還有三個小孩子。自幼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王××爲妻。當初，王某是一個作小生意的，家境貧寒得很。可是我那位親戚又賢慧，又明達，十年以來，省吃儉用，從來沒有一句怨言。想不到那個姓王的在三年前，得了一筆橫財——買中了航空獎券第二獎，從此就變成了富翁了。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不到一年，就認識了一位上海名妓，就把她討進門來了。而且還正式舉行儀式。那時我那位親戚除了獨自飲泣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到現在，簡直過不下去了。雖然沒有打駡，可是他們倆的冷嘲熱駡，實在忍受不下去。我想告他一個重婚罪，跟他要一筆贍養費。請教韓大律師。可有什麼法律的根據？先在此謝謝。祝你

大安！

劉美美上（六月十日）

美美女士：

按你來函中所敍述的事實，你的親戚是不能告訴的。因爲法律上規定，重婚告訴的時效，從知道事實日期起，過六個月後就不能起訴。如果不知道對方有重婚的事實時，過兩年之後，時效就消滅了。